

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 出版自由之辯

汪采燁*

本文旨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代英國社會輿論如何回應政治審判，以及十八世紀末英國保守派、自由派與激進派對於出版自由與公共精神的辯論。目前英美學界對於英國十八世紀末出版自由的研究，著重於探討國家如何壓迫出版與言論自由，並視趨於保守的輿論為政府介入公共領域的結果。本研究欲跳脫上述框架，藉由此時期政治審判案例與關於出版自由的論冊辯論，勾勒出各方如何各自詮釋憲法與出版自由的內涵，並強調支持憲政秩序者不僅是彼特政府一方，更是當時大部分英國人的共識。因此，十八世紀末英國對於出版自由的討論，不是從天賦人權和抽象理論論述，而是從普通法和憲法脈絡中找尋法源。1790年代末期的英國社會輿論沒有特定的支持對象，從大革命辯論、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審判案到1794年叛亂罪審判，沒有哪一方能完全掌握輿論的走向，即使握有政治優勢的政府和保守派，也必須小心翼翼地面對社會大眾的輿論力量。故而憲政精神益發清晰的公共言論，不能說是政令宣導的工具，或是喪失公共精神下的結果。

關鍵詞：出版自由、英國憲法、柏克、福克斯、厄斯金、法國大革命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啟蒙時代的英國文人普遍具改造社會的理想性和使命感，強調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中公共精神的展現和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 放在十八世紀英國脈絡，指的是能夠藉由各種出版品表達意見的自由權)，認為人民在書報知識流通下，擴展心胸和智識，眼界擴大，在公開的聚會團體中討論公共事務，關心與批評國家大事，超越私己利益，具備公共精神。不同背景和政治立場的人們對於公共精神如何展現有不同的解釋，主政惠格黨(the Whigs)強調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已體現並修正了英國憲法精神，尤其在 1688 年光榮革命後《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及其他相關法令中，確定國會地位，取消國王與教會的特權機構，確保人民的請願權利，以及 1695 年後授權法失效(the lapse of the Licensing Act)，不再有出版前的國家審查，所以國會的正常運作即能夠維護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s)與落實憲政精神。惠格人士主張的天賦人權乃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natural rights to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是屬於民權(civil liberties)的範疇，是保證英國人能夠免於暴政的基本權利，只有正當法律程序才能干涉個人自由，而言論、意見表達和出版也屬於此範疇的民權。但是民權不是實證權利(positive rights)，也就無關政治權力行使，例如選舉權。政治權的行使與財產相關，意即只有土地財產到達標準的人，才有資格行使政治權。¹也因此十八世紀末大多數惠格派雖然強調言論與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始終支持菁英統治。然而，啟蒙時代的發展也讓具改革意識者反思國會席次分配和選舉方式腐敗的問題，思考政府是否確

¹ 關於 civil liberties 說明，參考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67-69. 本文所論及的言論與出版自由，皆是 civil liberties，是天賦人權。

實保障了天賦人權，而越激進者，對於政府的批評越烈，也關注到現行法律對於出版的牽制，是否有礙於天賦人權與憲法應當保障的民權。

進入 1790 年代，由於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英國文人對於公共精神和出版自由的討論與爭辯也日益激烈。受到法國大革命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思想中對於「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和公民擁有平等的政治權的倡議的影響，英國激進改革人士視階級、家族、宗教等具差異性的世襲特權為專制(arbitrary)，有礙於公共精神的展現。他們試圖透過集會或出版物，傳播新聞，促進更普遍的社會輿論的形成和表達。²在法國大革命推動過程中，法國革命人士試圖將普世價值、公共

² 思想家盧梭在 1762 年《社會契約論》中提出「普遍意志」(或翻譯為「公共意志」、「公意」)，是指不具私心、關懷公民社會的全體公民(或其選出的代表)在討論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和國家社會聯繫在一起，凝聚為群體，形成共同的意志，也就是能為國家謀最大利益的意志。Jean-Jacques Rousseau,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0-54. 在 1790 年代，盧梭思想成為法國雅各賓積極貫徹的內容，英國激進份子也受盧梭影響，如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和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都相當重視社會中普遍意志如何形成，以及普遍意志中的公共精神展現。潘恩認為唯有透過全民普選，建立新的立法機構「總會」(general convention)，才能確實展現「普遍意志」和反映社會輿論。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5, 也參考 *Rights of Man, Part II*, 177-178, 195-199. 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公共精神來解釋盧梭的「普遍意志」，認為這是人性「最高的德性」，以普世慈善的美德關懷公眾福祉。她相信從書籍知識到傳播，有助於人們對於政治事件的瞭解和討論，拓展人民的智識，每個地區都能逐漸出現「公共精神」。不過，她也批評法國新政府官員不具備責任感和遠見，還未形成普遍意志。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精神、普遍意志貫徹至法國。然而在 1792 年，雅各賓黨(the Jacobins)³手段越來越激烈，羅伯斯比爾(Maximilian Robespierre, 1758-1794)主導下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欲快速地落實「普遍意志」政府，以快速、排外、恐怖的手段達到一致的政見和自由平等境界。1793 年後，法國幾乎成為全歐洲政府(包括英國)的敵人，英國政府和教會害怕法國民主革命的火花燃燒至國內，而英國激進份子又在國內透過出版品和社團集會煽風點火。此時英國國內政治傾向大致可粗分為保守、自由和激進三大類，一為支持既有體制的保守派(the conservatives)，⁴以及在君主立憲基礎上支持國會改革和宗教寬容的自由派(the liberals)，⁵和國會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103;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London: J. Johnson, 1795), 292-303. 關於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公共精神的論述，參考汪采燁，〈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新史學》，28：2(臺北，2017)，頁 163-169。

³ 「雅各賓」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政治團體「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 Club des Jacobins)的成員統稱。著名的羅伯斯比爾(Maximilian Robespierre, 1758-1794)是此團體中最激進的山岳派(La Montagne)領導人。

⁴ 另有更激進的保守派行動者，稱為保王者(the loyalists)。

⁵ 自由派在法國大革命初期傾向認同法國政治變革，認為法國將追隨英國憲政方式改革，而後幾年漸漸對法國持觀望態度，其中一群追隨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的福克斯惠格(the Foxite Whig)則在 1790 年代始終對法國政治改革抱持希望，至拿破崙稱帝才死心。福克斯的政治生涯幾乎都扮演下議院中反對派角色，與首相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對立。福克斯在廢奴運動、支持法國大革命、1790 年代反對對法宣戰、在國會中推動廢除地方公職法與檢覈法(the Corporation and Test Act)、保障出版與言論自由等事件中，都是核心人物。1780 年代至 1806 年，國會中的反對派(the Opposition)幾乎都是福克斯的追隨者，因此慣稱為福克斯惠格(the Foxite Whig)，或福克斯反對派(the Foxite

外支持政治改革、揭露社會不公義、強調擴大政治參與權、選舉資格下放的激進派(the radicals)。⁶儘管政治訴求不盡相同，對於群眾政治態度各異，對於國會選舉方式也持不同的意見，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初期，自由派和激進派普遍支持法國革命。保守派則將此現象解讀為國內出現大量支持法國式全盤革命的勢力，陰謀聯合法國瓦解君主立憲和國教會。保守派唯恐國內改革份子串通敵國，煽動群眾革命，遂透過皇家文告、國會修法、政治審判、⁷文字宣傳等方式試圖規範出版和言論自由，讓大眾了解自由與放肆的差別。也就在此過程中，各城市都出現支持政府保守政策的群眾，敵視任何和法國大革命相關的議題，視之為企圖瓦解英國社會和宗教秩序的毒蛇猛獸。

故而推動政治改革的文人益感英國公眾言論與出版自由受到「推斷式」(constructive)的法律所壓迫，法律解釋權掌握在官官相護的法官手中。如倡導政治改革的激進派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就寫到，1790年代的英國是「極為專橫」的國家，⁸英國政府不斷拒絕改革，未改善受壓迫者的待遇。她屢次批評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⁹政府的政策下，使英國社會益發恐懼和厭惡自

Opposition)，他們比主政黨更主張政治改革與宗教寬容。

⁶ 激進人士多半屬於城市中產階級，不乏非英國國教信仰的異議教派，連署撤銷地方公職法與檢覈法，改變國會選舉方式，改革訴求也比福克斯惠格更強調中產階級權利與天賦人權。

⁷ 根據法學史家羅本(Michael Lobban)的說明，「政治審判」乃是國家針對異己進行的法律審判，並藉以施展其權力。Michael Lobban, "Forward," in *Political Trial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1793-1848*, edited by Michael T. Davis, Emma Macleod, Gordon Pentland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⁸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77.

⁹ 彼特曾在 1783 年至 1801 年，1804 年至 1806 年間擔任英國首相。

由思想，人民言論與出版自由大為縮減，¹⁰輿論日趨保守。對於積極推動政治改革的人而言，英國政府對於保王立場期刊報紙的支持，1792年後陸續起訴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等為天賦人權辯護的激進作家，追查全國最重要改革社團「倫敦通信協會」(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和「憲法資訊協會」(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的出版品、聚會及演講記錄，都是以公權力介入的方式壓迫公眾言論和出版自由。然而，趨向保守的社會輿論，究竟是政府以強制力壓制市民社會的結果，還是1790年代國際情勢下，輿論變化和調節產生出的現象？又，保守派是否也受輿論的牽制，必須強調此時期對於出版自由的規範，無礙於憲法對於自由與權利的保護？

目前學界對於英國政治審判與出版自由的研究，著重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市民社會面對握有政治權的國家的作為，強調少數群體如激進派、工人團體等的組織方式和特性轉變，從左派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開始做出精彩研究，指出英國政府對於少數團體的審判與壓迫，法律被國家作為壓迫人民的工具，以及在政治審判過程中，工人階級亦逐漸政治化。¹¹此後諸多政治文化史研究著重在1790年代至十九世紀初政治審判的特色和規模，¹²法律史學者搜集內閣對

¹⁰ 參閱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5. 她在1796年書信中再次批判英國已經失去其自豪的自由傳統，1792年後的英國充斥著痛恨「自由」的政治風氣。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Hamilton Rowan," London, 12 September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Ralph M. Ward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9.

¹¹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亦可參考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 (London: Allen Lane, 1975).

¹² 例如 Clive Emsley, "Repression, '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於激進份子政治審判結果的討論，也統計審判結果和無罪釋放的數字。以 1790 年代的英格蘭為例，因煽動誹謗罪(seditious libel)被起訴的人中，大約百分之十被判有罪，但沒有人被判死刑或其他重刑。¹³大部分被判刑的是出版商，不是執筆作者，也沒有出生中上層的菁英被判刑。以上政治與文化史家的論述，基本上強調市民社會是「公共」(the public)的，國家的政府權力卻在動亂時刻強行介入，因此這類研究檢討十八世紀下半葉市民社會對抗政府權力的議題。此外，又如文化史家戴維斯(Michael T. Davis)進一步探討法院所形成的空間，被告、出庭律師(barrister)和觀眾參與其間，各種「噪音」傳達出的政治訊息。¹⁴

100:397 (October 1985): 801-825; Michael Lobban, "From Seditious Libel to Unlawful Assembly: Peterloo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Crime c1770-1820,"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0:3 (Autumn 1990): 307-352; Steve Poole, "Pitt's Terror Reconsidered: Jacobinism and the Law in Two South-Western Counties, 1791-1803," *South History* 17 (1995): 65-87; Michael T. Davies, "The British Jacobins and the Unofficial Terror of Loyalism of the 1790s," in *Terror: From Tyrannicide to Terrorism*, edited by Brett Bowden and Michael T. Davie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8), 92-112; Michael T. Davies, "The British Jacobins: Folk Devils in the Age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Moral Panics, the Media and the Law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ited by David Lemmings and Claire Walk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9), 221-244.

¹³ 法律史家哈凌曾研究 1790 年到 1832 年間誹謗罪與政治審判被如何壓制言論自由，並清楚解釋司法審判程序與被判刑的數字。Phillip Harling, "The Law of Libel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sion, 1790-183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1 (March 2001): 107-134. 也參考 David Lemmings, ed., *Crime, Courtroo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Britain, 1700-1850* (Farnham: Ashgate, 2012).

¹⁴ Michael T. Davis, "The Noise and Emotions of Political Trials in Britain during the 1790s," in *Political Trial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Britai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1793-1848*, edited by Michael T. Davis, Emma Macleod, and Gordon

本文所討論的「政治審判」案例主要以煽動誹謗罪與叛亂罪(treason)審判為主，¹⁵被起訴者都有黨派立場，且通常與主政者相左，再者其言

Pent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137-162. 又如文學批評出身的巴瑞爾(John Barrell)和約翰·梅(Jon Mee)分析政治審判期間各方參與者與保守人士使用的語言，如何渲染政治訊息，達到宣傳目的，尤其是柏克以預言式、超乎事實、誇張的論述方式，為保王派運動提供豐富政治詞彙。John Barrell, *The Birth of Pandora and 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John Barrell, *Imagining the King's Death: Figurative Treason, Fantasies of Regicide, 1793-1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hn Barrell, *The Spirit of Despotism: Invasions of Privacy in the 1790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 Mee, "Treason, Seditious Libel, and Literatur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3. 歷史學者艾瑪·麥克勞德(Emma Macleod)進一步比較了 1790 年代英格蘭與蘇格蘭在叛國罪審判上的異同及其背後的意義。Emma Macleod,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State Trials of the 1790s Compared," in *Political Trial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79-108. 關於國家審判的紀錄，1808 年起柯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曾聘豪厄爾父子(Thomas Bayly Howell, 1767-1815; Thomas Jones Howell, 1793-1858)編輯審判資料，釐清錯誤紀錄，並陸續出版。本文所使用的審判紀錄主要是出自此系列：T. B. Howell, ed.,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20-21 (London: Longmans & Co., 1814-1817); T. J. Howell, ed.,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22-26 (London: Longmans & Co., 1817-1819). 最新出版的煽動叛亂罪審判整理亦可參考 John Barrell and Jon Mee, *Trials for Treason and Sedition, 1792-1794*,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6-2007).

¹⁵ 煽動誹謗罪(seditious libel crime)是以演講、集會或文字出版的方式批評、挑戰公眾人物和既有法律。煽動罪(sedition)是指透過各種公然的行動，煽動人民起來反抗政府，藐視或擾亂公共秩序。煽動性行為中相當常見以文字或圖片等印刷品宣傳方式，或是集會中演說，煽動人民起事，此類行為涉及「誹謗」(libel)，公開發表不實言論，且帶來長久性傷害，故本文所分析的政治審判，常以「煽動誹謗」(seditious libel)相關法律處理。在近代

論關乎公共利益，故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第三他們的言論挑戰或批評了當權者欲主導的權力分配。審判期間英國各派利用法庭和各種出版品中辯論出版自由及其法律界線。不過，不同前述左派史家，筆者認為，近代英國市民社會發展上，國會、官員或是法院對於社會中公民自由(包含言論與出版自由)的解釋扮演很重要角色，不能完全將市民社會與政府視為對立領域。¹⁶因此，本文對於英國十八世紀末各派針對出

早期歷史中，政府與教會往往利用煽動誹謗法審理極具煽動力和破壞力的異議份子。若煽動誹謗案涉及君主生命安全、國家政體、通敵判亂等內容，也可能以叛亂罪(treason)審理。

- ¹⁶ 本文認同英國近代史學者哈里斯(Jose Harris)對於英國市民社會的解釋，他曾批評到，自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德語：*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英語：*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中，將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概念解釋為理性、非暴力、公權力不介入、非義務性的、眾聲喧譁的「文學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大幅改變了1970年代至1990年代英美歐政治、社會與文化史家對於市民社會和輿論的論述，強調「公共」(the public)是國家公權力不介入的領域，是與政府對立的領域，忽略了十七世紀以來宮廷、政府或國會之於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以降所論的市民社會，本身就包含政府形成之概念，與之對立的概念其實是「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Jose Harris, "Introductio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Paradigm or Peculiarit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ose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5-9; Jose Harris, "From Richard Hooker to Harold Laski: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Late Six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13-37. 1970年代以來部分政治文化史學者視英國為近代公共領域發展的典範(或是特殊案例)，並將市民社會與英國自由傳統相互解釋，二來也出現一批史家檢討十八世紀下半葉國際戰爭下的國家暴力，削弱或壓迫了社會中公共精

版自由的論述，也欲跳脫政府作為壓迫者、社會中激進人士作為被壓迫者的權力關係解釋公共精神與出版自由，而是藉由英國十八世紀末叛國罪審判案例與關於出版自由的論冊辯論，勾勒出各方權力互動、各自詮釋憲法與出版自由的內涵，並強調支持憲政秩序者也不僅是彼特政府一方，更是大部分英國人的共識。社會輿論在此時期才是真正規範出版自由的主力。筆者並非否定政府在 1790 年代試圖壓迫激進言論和集會活動，而是想要強調，在辯論出版自由的角力中，政府也可能是被輿論牽制的一方。各政治立場的人們以不同視角解釋英國憲法中已具備或應當具備的自由概念，並嘗試掌握輿論方向，以掌握全局，不過，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完全掌握輿論。

本文將說明，儘管保守派如何批評激進人士放肆無法紀，充滿仇恨，不懂公共精神真諦，而激進人士批評保守派專權自私，藉由壓迫出版自由拒絕改革，在十八世紀末任何政治派系幾乎都是肯定英國憲政，保守派也承認憲政中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推知無論是激進又具煽動力的潘恩，或是掌握政治資源的政府，在面對社會輿論時都沒有特

神，此類研究也關注異議教派、工人團體或女性在公共領域缺席、失語的狀況。前者可參考 Brian Howard Harrison, *Peaceable Kingdom: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Brit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後者如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又如 Johanna Meehan, ed.,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Gendering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1995)，與諸多學術期刊也以公共領域作為專號，提出與性別和國族相關的歷史議題的討論，Dena Goodman, "Introduction: The Public and the Natio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Fall 1995): 1-4; Orrin N. C. Wang, "Romanticism and its Publics: A Forum," *Studies in Romanticism* (Winter 1994): 579-588。威爾森(Kathleen Wilson)專注在公共領域如何透過排他性建立想像的文化共同體 Kathleen Wilson, "Citizenship, Empire, and Modernity in the English Provinces, c. 1720-1790,"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Fall 1995): 69-96。

別優勢。此外，為激進人士辯護的自由派律師，為的不是聲張或贊同激進共和思想，而是主張激進份子也應當擁有憲法中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辯護過程中不惜扭曲被告原意，將被告思想拉回到君主立憲脈絡下。此時期政治審判也就在各方辯論下，逐漸詮釋出憲法精神所在。然而，憲政精神益發清晰的輿論，不能說是喪失公共精神下的結果。

二、1790 年以前的煽動誹謗罪與出版自由之辯

(一) 法學討論

對於出版自由和煽動誹謗罪的討論並非 1790 年代獨有的產物，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出版自由與煽動誹謗罪的議題主要從宗教寬容、理性上帝，並運用洛克天賦人權來說明。¹⁷但是隨著惠格掌權日久，洛克學說逐漸退潮。至十八世紀下半葉，普通法學家往往以法律和憲法來說明出版自由。此中必須注意到英國憲法的不成文(unwritten)特性，不同於 1787 年之後的美國憲法和 1790 年代的法國憲法等現代成文憲法，英國憲法是長期以來君主與貴族、君主與國會、國會與人民辯論、解釋的產物，而十三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1689 年《權利法案》等法律文件是世代以來法學辯論的重要精神依歸，因此，英國憲法是指導性的(prescriptive)，是托古的憲法。¹⁸法學家布雷克史東(William

¹⁷ 關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出版自由之辯，可參考 Eckhart Hellmuth, “‘The Press Ought to be open to All’: From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to the Liberty of Press,” in *Liberty, Property and Popular Politics: England and Scotland, 1688-1815*, edited by Gordon Pentland and Michael T. Dav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9-25.

¹⁸ 在此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指出英國憲法的復古，重點不在於復「古」，而是「復」古和「托」古的行為言說，在十八世紀末時期編織、

Blackstone, 1723-1780)在 1769 年出版的《英格蘭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從普通法(common law)脈絡解釋「出版自由」，可說是十八世紀下半葉至法國革命時代來臨前最經典解釋：

在這種情況，以及我們最近考慮的其他狀況下，褻瀆、不道德、叛亂、分裂、煽動或醜化性等誹謗罪皆受到英格蘭法律的處分，其中一些罪行的程度更大，而其他罪行的嚴重程度則較低；正確理解下的出版自由絕不會受到危害或侵犯。出版自由對於自由國家的本質來說確實是必要的：但這在於不對出版物施加任何出版前的限制，不在於出版犯罪性內容時免於譴責。每個自由人毫無疑問都有權在公眾面前發表自己喜歡的觀點：禁止這樣做，就是破壞出版自由：但是如果他出版不恰當、有害的或違法的言論，則他必須承擔自己莽撞的後果。¹⁹

所謂的出版自由僅是免於出版前受到政府和教會審查的自由，然而出版後仍然要承擔煽動誹謗罪的可能性。

布雷克史東強調，《英格蘭法釋義》中關於出版自由的定義參考了英格蘭普通法對於煽動、誹謗罪的定義，此自由權是英國成為自由國家的重要特質。事實上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於出版自由作出解釋。²⁰從大憲章到權利法案都沒有列下出版自由條文，布雷克史東是首次為出版自由做出非常明確且狹窄的說明。從 1770 年以後法庭上對於相關案件的判決，都是基於布雷克史東的法律釋義，例如首席大

創造了「古」的再詮釋。

¹⁹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4, edited by Wilfrid Pr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0. 斜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布雷克史東將煽動誹謗罪放在第十一章「危害公共和平」解釋，參考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4, 99-100.

²⁰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4, 100.

法官曼斯費爾德(William Murray, 1st Earl of Mansfield, 1705-1793)在 1770 年宣判：「出版自由是一個人可以在沒有事前檢查的情況下能夠隨其所興印刷：只要保持這樣，出版自由就不會受到束縛。」²¹1784 年，曼斯費爾德再度指出：「出版自由是無需事前的檢查就可以印刷，但要遵守法律規定……以護衛國家」，²²換言之，一個人可以自由言論與出版，但是他要為其言行負責，必須承擔相關法律結果。

在 1770 到 80 年代文人也討論出版自由的內涵和運作方式：究竟煽動誹謗罪存在時，是否有礙於出版自由和公共精神的展現？國會與出版界中出現一批批評曼斯費爾德的聲音，主張煽動誹謗罪除罪化，部分國會議員強調，應該賦予陪審團在誹謗案件審理時的判決權，出版界批評最猛烈的則是誹謗罪對於出版自由的限縮。兩者皆強調公共精神的重要性，前者認為國家重大政治案應由代表公眾的陪審團審理，避免法官私人利益造成審判不公，後者主張政治案件應該是由公眾(此指陪審團)參與、討論，不是少數人秘密決定，法律上也應廢除誹謗罪對於自由議論的限制。例如異議教派博夫(James Burgh, 1714-1775)就是帶領英國文人討論言論與出版自由的重要作家，他在《政治論衡》(*Political Disquisitions*, 1774)中指出，相對於公眾向國會或相關法案請願，不應該動用誹謗法：

因為言論與書寫自由對於展開這項工作(筆者按：此工作乃是請願)是必不可少的。吾人可能認為私人作家沒有必要擁有言語上攻擊管理國家者行為的自由。……過去歷史載明，為了保全自由，

²¹ "Case of Henry Sampson Woodfall," 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vol. 20, 901.

²² "The Whole Proceedings on an Indictment in the Case of the King, on the Prosecution of William Jones," 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vol. 21, 1040.

每個臣民有必要關注國王、大臣和國會的行為，此外，每個臣民不僅要被保護，也要在公共自由被破壞時被鼓勵去警告其他同胞，唯有這樣做，獨立的臣民才會嘗試對於這類破壞行為提出警告；其他更好的人(按：此指等級上或財產上更高位的人)與其去揭露，更可能去掩蓋當權者的弊端。所以，私人作家若感到膽怯而不敢表露對於國家的忠誠，保障自由的原則就會被在上位者所剝奪。……去懲罰公開或私下的誹謗是愚蠢的，因為這不能回應此目的(按：保障英國憲政中的公眾自由)……。²³

博夫辯論到，每個人都應能夠說出或寫下對於管理國家事務者的批評，因為這些事物關乎每個人，每個自由臣民都應享有「說或寫公眾事務的權利」。²⁴

法學家與社會改革者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在《政府論片斷》(*Fragment on Government*, 1776)批評布雷克史東對於煽動誹謗罪的定義，討論專制與自由政府之分，分為三點強調人民有權利為政府行為辯護或批評：一、臣民也有權利去檢視官員被賦予與行使的權責；二、關於「出版自由」，是「每個人能夠向整個社群公開他的抱怨或譴責」。三、「公共結社自由」，人民應能自由集會結社，並在社群中能夠分享他們對於官員或政府的批評，在人民沒有暴動前，政府不能以法制裁他們，壓制人民發聲。²⁵這是邊沁認為自由政府的基本條件，而且這三項權利都不應加以限制，不應該以煽動誹謗罪對於人民公共精神的展現加以法律限制，也不能對於反抗行動和暴動施以法律制裁。普

²³ James Burgh,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Or, an Enquiry into Public Errors, Defects, and Abuses*, vol. 3 (London: E. & C. Dilly, 1774-1775), 247.

²⁴ Burgh,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vol. 3, 254. 斜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

²⁵ James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London: T. Payne et al., 1776), 153-154.

斯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也反對將煽動性言詞與行為加罪化或起訴，強調誹謗罪限制了出版自由，並且「使每位作家都在國家官員的掌握之中」。²⁶另一位異議教派牧師陶爾(Joseph Towers, 1737-1799)則寫道：「在曼斯費爾德式的出版自由(按：此指誹謗罪的法律制裁方式)推波助瀾下，激烈地起訴誹謗者……在這個國家，如果王室對於政治出版物的起訴變得更頻繁，像出版自由這樣的事幾乎不可能長期存在」。²⁷

(二) 柏克、陪審團與煽動誹謗罪審判

部分國會議員認為目前煽動誹謗罪的起訴和政治審判方式需要改革，批評指派法官的方式是國王私權相授，提供起訴者、檢察官、證人和反對出版自由者絕佳的專制之路，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星室法庭」(the Star Chamber)借屍還魂，²⁸故起草法案，主張賦予陪審員判決權。柏克即從大憲章和古憲法迷思中說明陪審團在司法審判中扮演的角色，²⁹以及憲政傳統中對於輿論與出版自由的保護。他一再強調，

²⁶ Joseph Priestley, *An 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2nd edition (London: J. Johnson, 1771), 277.

²⁷ Joseph Towers, *A Letter to the Rev. Mr. John Wesley in Answer to His Late Pamphlet, Entitled, "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London: J. Towers, 1771), 53-54. 作者以匿名出版。

²⁸ 星室法庭是英格蘭司法機構，主要審理與公共安全、叛亂、預謀危害君主等特殊性質案件，審理時沒有陪審團。查理一世(Charles I, r. 1625-1649)時期，星室法庭成為君主行使專斷權力的工具，因此被國會視為專制象徵，此法庭於1641年被撤銷。

²⁹ 十七世紀以來，大多數法學家相信「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是英國憲法的起源，是諾曼人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 of 1066)英格蘭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時期就已經發展、久遠難以考證的習慣法(customary law)，主要概念包括有限王權(limited monarchy)、混合政體(mixed form of government)、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等，故「古憲法」概念常

誹謗罪與一般罪行不同，特別需要仔細檢視被起訴者的意圖。³⁰此檢視過程若只是交給國王或內閣大臣決定的法官，以法律推定方式判決，容易產生弊端或政治迫害：「吾法不應該取決於內閣密會中的不穩定結果，或是特定人的特質。」³¹若由被告同階層中挑選 12 名陪審員來行「公眾判決」(popular judgment)，³²較能避免上述弊端，不帶私人偏見去審理案件。所以，陪審團在審判中良好運作，就能夠避免法庭成為現代的星室法庭，出版自由得以保存。不過，這也意味柏克認為，只要陪審團健康運作，誹謗罪的存在就無礙於出版自由。因為陪審團就代表相對公正的人民，陪審團在誹謗罪的案件審理中具實質權力，就是人民代表合法地維護出版自由。

賦予陪審團判決權一案在 1770 年代沒有通過。到了 1790 年代誹

被用以對抗專制君主，捍衛(或稱「恢復」)英國人的自由權。

³⁰ 在 1770 年代，柏克參與起草此法案，並在 1771 年 3 月 3 日〈關於陪審團在誹謗起訴中的權力〉(“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演講中，強調應當依據歷史中憲法對於出版與言論自由的保障，誹謗罪的審判應當由陪審團而不是法官來決定。柏克強調公共精神的展現，法院審判不得徇私，應該以維護英國憲法為依歸。柏克以都鐸王朝的星室法庭類比當今的誹謗罪審判，進一步批評當前的法庭審判方式對於出版自由的壓迫。他也一再批評，即便星室法庭機構在 1641 年被國會終止，它的遺毒卻一直存留到十八世紀末。Edmund 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in *Essays: Comprising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Abridgment of English History, and Speech on the Law of Libel* (London: Ward, Lock & Co, 1876), 9-10. 柏克以星室法庭比喻煽動叛亂罪對於出版自由的壓迫方式，福克斯和厄斯金(Thomas Erskine, 1750-1823)在 1790 年代也會做出類似的比喻。

³¹ 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13.

³² 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9.

謗法再次成為公共議題，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在 1791 年提出該法案時，³³他引用柏克的論點和語句，巧妙地將柏克強調維護英國憲法精神與公共精神的重點，轉移到公眾言論與出版自由之於英國憲政的重要性。此案在 1792 年通過。憲法傳統中對於出版和言論自由的維護的論證，將在 1790 年代為出版自由辯護之作中不斷出現，尤其是在頻繁擔任煽動誹謗罪出庭律師的厄斯金(Thomas Erskine, 1750-1823)的辯護詞中，不過，厄斯金又比柏克更強調輿論與出版自由對於英國憲政健康運作的重要性。³⁴

三、法國大革命辯論，煽動誹謗罪與出版自由

(一) 法國大革命，大革命辯論與出版自由

時至 1790 年代，經歷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文人致力讓大眾啟蒙、公開討論文明發展、自由與社會秩序等議題，也經歷了 1770 年代北美殖民地獨立運動和 1780 年倫敦的戈登暴亂(The Gordon Riots)，1788 年

³³在美國獨立運動期間，福克斯是柏克在英國國會反對陣營的同僚。兩人都主張國會需要改革，並批評北美危機時首相諾斯勳爵(Frederick North, 慣稱為 the Lord North, 1732-1792)對殖民地的專斷態度。不過，兩人思想比較下仍有差距，柏克強調的是國會主權和國會議員的道德決斷力和確保國會健康地運作，福克斯則更強調國會是人民代表，故他重視輿論和公眾的權利。這也造成兩人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見解，終於分道揚鑣，分屬不同的黨派陣營。比起福克斯，1790 年代柏克的思想似乎更接近彼特。諾斯勳爵在 1770 至 1782 年間擔任英國首相，是美國獨立運動期間英國國會領導人。

³⁴厄斯金作為國會議員的政治生涯遠不及柏克或福克斯成功，1786 年之後他轉向法律實務層面，尤其著重為英格蘭激進人士辯護。

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r. 1760-1820)嚴重精神崩潰，接續而來 1789 年 7 月法國發生革命，英國國內支持改革者莫不歡欣鼓舞，視此革命為十八世紀以來啟蒙哲士與改革實踐者努力的成果，期許此革命打破國家疆界與社會等級，並且希望英國也追隨法國，加速腳步進入全盤改革。1790 年代初法國大革命影響下，英國自由派和激進派以出版或公共集會、演講的形式傳播他們對英國等級社會的批評，內容上也越發強調人民作為公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著重天賦人權與政治改革可能帶給人民的最大幸福感。然而，英國與歐陸改革呼聲之大，也引起支持既有現狀者的危機感，並質疑改革著作在行誹謗之實——法國大革命若蔓延到英國，將威脅英國既有憲政體制與「教會與國王」(Church and King)。1790 年代支持英國現狀的保守思想，可以柏克在 1790 年 11 月出版《法國大革命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為代表，該書藉由對比法國的全盤革命，說明英國憲政的精髓和政治運作的原則，並主張激進人士的作為很可能會促使英國跟隨法國之路，摧毀文明累積的成果。³⁵

1790 年代英國保守派與激進派各自在出版品與公共場域中互相批評，發表政治意見，引發「大革命辯論」。³⁶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

³⁵ 柏克撰寫此書的本意並非撰寫法國政治或社會觀察，而是警告英國讀者法國大革命的暴力的危險性，並一再說服讀者英國現有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具備的實際德性，並在全書中批評英國激進份子和法國革命人士一樣皆是無神論者，只講理性而抽象的「人的權利」，實際上是毫無情感，改革者自以為追求普世自由與人權，擁抱全人類，其實先犧牲了他們對於地方的忠誠和情感。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³⁶ 1790 年代不同政治立場的作家紛紛著書表明其政治意見，根據自身的政治立場發表對於法國革命的看法，並批評對立方的意見，稱之「大革命辯論」。保守陣營方如柏克強調英國憲政的原則，政治運作的原則和社會進步的前提，而改革方則是著重天賦人權與政治可能帶給未來的最大幸福

愈發暴力，1791年以來法國各地鎮壓反革命，1792年8月法國第一共和成立，9月巴黎等地爆發警民衝突與屠殺事件，爾後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r. 1774-1792)與王后被捕，隔年被處以死刑，1793年2月英法宣戰，此時英國人若繼續支持法國新體制，就是支持敵人，不忠於本國。國際局勢的發展有利於支持英國憲政的保守派，而自由派和激進派都得面對法國革命走向暴力的事實，調整自己的政治觀點，又得向英國讀者說明自己沒有結合國外勢力意圖煽動叛亂。所以，1790年代的政治審判揭示了保守派與激進人士嚴重互不信任的時代。保守派指控激進份子意圖通敵叛亂，激進派則懷疑保守派要摧毀言論與出版自由。

如果從法律與法院審判數量來說明，就如諸多法律史或政治史家所述，1790年代英國的政治審判，尤其是煽動誹謗案件年平均數量，遠高於過去八十幾年，王座法庭中煽動誹謗案件顯然與法國大革命對於英國的威脅直接相關，³⁷此時期的作家、印刷商、出版商感受到彼特

感。史家麥克勞德認為，所謂的「大革命辯論」實質上更像是保王與激進立場者的「觀念之戰」(war of ideas)，因為這兩方彼此間沒有共識，皆是各憑己方的政治立場發言。Emma Macleod, "British Attitud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3 (September 2007): 689-709. 人們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反映出他們對於英國政治的看法。基本上，保守派和激進派認為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極不相同，保守派相信法國革命將摧毀西方文明，而光榮革命是延續英國憲政精神的政治改革。激進派則以為，1688年光榮革命的改革遠遠不夠，僅照顧到少數特權階級，法國革命才是邁向現代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自由派視法國革命為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的延續，持續維護人民自由與權利。

³⁷ 參考 Lobban, "From Seditious Libel to Unlawful Assembly," 308-352; Phillip Harling, "The Law of Libel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sion, 1790-183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1 (March 2001): 107-134; Kenneth R. Johnston, *Unusual Suspects: Pitt's Reign of Alarm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of the 17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v.

政府「恐怖政策」的威脅，³⁸公眾言論和出版自由確實受到此世紀最嚴重的壓迫。³⁹筆者同意這些論述，無論最後判刑比率多低，這一代文人和出版商、書商都生活在出版自由被壓迫的壓力下。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時代，報刊論冊或是公共演講中依舊可見到當時堅持出版自由的文人持續對首相和政府提出批評，談論政治改革與英國是否該參戰等議題；他們對於憲法的解釋，仍是強調法治社會對於人民自由與權利的保障。換言之，吾人不能忽略此時代文人強烈的政治改革使命感猶存，社會中仍舊有強勢的堅守憲法精神的輿論。而福克斯惠格也在國會中質疑政府對於出版與集會結社自由的壓制是違法與違憲行為。⁴⁰此外，時勢所趨，隨著 1792 年後法國政治的亂象，激進人士持續在檢討「如何進步，如何改革」的議題，他們也逐漸和英國君主立憲靠攏。此現象未必是政府威脅下的結果，更多是經歷了法國革命時代的政治反省，體認到激烈的政治變革，未必能提升社會道德、達到實質改革的效果。

在 1790 年代「大革命辯論」中，英國激進改革人士始終各持己見，沒有團結一致，反觀保王陣營作家則成功地團結一致捍衛「教會與國王」，聲勢上佔了上風。⁴¹同時間激進作家潘恩撰寫的《人的權利》，第

³⁸ John Thelwall, *An Appeal to Popular Opinion, Against Kidnapping & Murder;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Atrocious Proceedings, at Yarmouth* (London: J. S. Jordan, 1796), 52.

³⁹ 參考 Poole, "Pitt's Terror Reconsidered," 65-87.

⁴⁰ 關於福克斯惠格，詳見註 5。

⁴¹ 關於 1790 年代英國各地保王組織(the loyalist association)的運動及其影響，參見 Robert R.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亦參見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270-318; H. T. Dickinson, "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Eckhart Hellm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03-533; H. T.

二部》(*Th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792)出版且暢銷。1792年5月21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簽署一份皇家宣言，警告其臣民「邪惡與煽動性著作」在國內流傳著，「可能會引起騷動與混亂」，此宣言督促臣民「避免並勸阻任何可能會引起騷動和混亂的活動」，並且要求各地各級官員嚴格執行。⁴²此宣言馬上引起國會兩議院的辯論，皇家宣言中雖然避提潘恩之名，但是議員的辯論中明顯是針對潘恩《人的權利》的煽動性進行討論，⁴³而宣言也促使政府一再宣傳潘恩等人著作的危險性，此言論引起自由派不滿，強調意見的傳播應當完全自由；壓制意見就無法形成警訊，反而會出現社會亂象。⁴⁴皇家宣言和國會討論公佈後，潘恩投書給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不過他於6月8日被起訴。⁴⁵同年底報紙又再次刊登皇家宣言，抵制通敵叛亂與煽動性活動，也於保王團體的論冊中傳播。⁴⁶

Dickinson,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Militant Loyalty, 1789-1815," i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edited by H. T. Dickins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103-125.

⁴² 此宣言全文刊於 William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of 1803*, vol. 29 (London: Longman & Co, 1817), 1476-1477.

⁴³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493, 1521-1522.

⁴⁴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476-1514. 自由派的發言可參考福克斯惠格，例如格雷伯爵(Charles Grey, 2nd Earl Grey, 1764-1845)和福克斯的發言。

⁴⁵ 例如 "The Royal Proclamation," *The Times*, 22 May, 1792. Thomas Paine, "To the Attorney-General," in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2, edited by Philip Foner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45), 443-445, and "To Mr. Secretary Dundas," London, 6 June 1792, in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2, 446-457.

⁴⁶ "The King's Speech and Address,"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14 December, 1792. 亦可參考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1792 年下半年，極端保王團體得到政府支持，也以文宣傳方式挑起地方上人民仇視激進份子。約翰·里維斯(John Reeves, 1752-1829)在 1792 年 11 月 20 日成立「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以對抗共和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雖是民間社團，背後卻得到彼特政府相挺，以誹謗罪名起訴激進報紙、論冊與社團，指責作者、書商和沿街兜售者，家戶間的傳閱者，皆是錯誤罪惡，應被起訴。⁴⁷12 月 4 日里維斯再次做出威脅性宣示，警告每個家庭的家長、酒館和咖啡廳的主人都不可以「使用和傳播任何不忠誠和煽動性的報紙」。⁴⁸此後英國各地咖啡廳和酒館因為害怕可能被吊銷執照，不歡迎任何和激進分子相關的團體進入。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20 November 1792, vol. 1 (London: J. Sewell, 1793), 1-2. 此論冊一開頭即以在上位者口吻指出晚近在社團和俱樂部傳播著「邪惡的觀念」，違害「公共和平與秩序」，吾人有義務「支持法律」，檢舉全國各地惡意言論，「壓制出版品」。

⁴⁷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24 November 1792, vol. 1, 7-8. 關於里維斯及其組織的研究，參考 Micheal Duffy, "William Pit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oyalist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 *Historical Journal* 39:4 (December 1996): 943-962. 該論文對於彼特政府多大程度上介入保王組織的運動，做出精闢研究。也參考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57-64 和 Dickinson, "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503-533.

⁴⁸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4 December 1792, vol. 1, 11-12. 兩天後的集會中，里維斯主張，凡持有煽動性報紙和宣傳品者，皆與原作者、印刷者和出版者一樣有罪。*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6 December 1792, vol. 1, 13.

(二)〈福克斯誹謗法〉，陪審團與公共利益

在此關鍵時刻，〈福克斯誹謗法〉(The Fox's Libel Act)⁴⁹的通過與執行對於英國出版自由的維護至關重要，即使政府屢次起訴潘恩、哈迪(Thomas Hardy, 1752-1832)⁵⁰等人，也未必能成功壓制輿論。1791年福克斯提出新的誹謗罪法案，給予陪審團審判誹謗罪的重要權力，時人慣稱為〈福克斯誹謗法〉。在1790年代，福克斯和同屬反對派的律師厄斯金多次在國會、法庭(與公權力相關的場域)演講、出版著作(與公權力無關的場域)中捍衛出版自由，強調陪審團的重要性，1791年和1792年報紙和論冊中也報導當時國會中的辯論，如《晨報與廣告人報》(*Morning Post and the Daily Advertiser*)、《公共廣告報》(*Public Advertiser*)、《晨紀事報》(*Morning Chronicle*)等。⁵¹

⁴⁹ 32 Geo. III, c. 60. 參見 *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Thirtie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to the Thirty-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vol. 16 (London: Eyre and Strahan, 1794), 264. 這一系列法律彙編(*The Statutes at Large*)是 Owen Ruffhead (1723-1769)開始彙編，1763年至1769年過世時已出版了9冊(從大憲章至喬治三世法律)，而後由其他法學家繼續編纂工作。至1786年 Charles Runninton (1751-1821)接手時，已出版了14冊。但是 Runninton 接手後，將已出版的法律彙編重新整理成10冊出版，且1786年之後出版法律彙編時，書目上同時寫了 Ruffead 版本的冊數，和 Runninton 版本的冊數。在此為了避免混淆，本篇論文出現的法律彙編一率採用 Ruffead 版本的冊數。也就是此註腳所標的 vol. 16 是 Ruffead 版本冊數，在 Runninton 版本是 vol. 12。

⁵⁰ 哈迪出生下層，以鞋匠為職，也是英國1790年代激進政治改革者，「倫敦通信協會」創辦人與第一任秘書。他在1794年叛亂罪審判中被重罪起訴。

⁵¹ 國會中對於此案的辯論，參見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726-742, 1036-1047, 1293-1300, 1361-1372, 1404-1430,

論冊〈對於誹謗問題的考量〉(“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整理了福克斯在國會的演講內容，使大眾知曉陪審團在誹謗案件中應該行使的司法權。文本內容指出，根據英格蘭普通法，陪審團有責任找出誹謗案件中的證據和犯案法意圖，使人民免於執政者的濫權迫害。福克斯的論點重述了柏克在 1771 年的國會演講，以星室法庭和詹姆士二世(James II, r. 1685-1688)統治期間對十二位主教的政治審判為例，說明很少法官能夠真的如宣示的一樣，獨立於國王和黨派的意志——法官容易成為「壓迫公共的……工具」。⁵²福克斯和柏克一樣，強調誹謗案件的性質與一般罪行不同，應當謹慎對待，以免誹謗案件成為對抗對立陣營的武器。⁵³

福克斯也承襲了 1780 年代柏克對於政府壓制改革的討論。福克斯指出，國家承平時，政府有信心讓其人民享有出版自由，因為政府認為這是改善公共利益和促進公眾理性的最好方式。相反的，當國家出現動盪時，政府官員結成派系並試圖向公眾隱瞞他們的任何施政手段，出版自由開始受到壓制。⁵⁴柏克也曾在為美洲辯護時強調，「出

1534-1538. 報紙中的討論，參見“Libel,”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14 June, 1791; “House of Commons,” *Public Advertiser*, 29 February, 1792; “Whig Club of England,” *Morning Chronicle*, 6 June, 1792; “London,” *Morning Chronicle*, 11 December, 1792.

⁵² Charles James Fox, *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 Suggested by Mr. Fox's Notice in Parliament, of an Intended Motion on that Subject* (London: Joseph Johnson, 1791), 10, see also 2-4.

⁵³ 例如，福克斯解釋：「以誹謗案為例……濫用職權最令人恐懼。其建構性的本質導致吾人可以從裁決者的政治情感中推斷出誰需有罪，法律應該承認這是一般規則的例外情況」。Fox, *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 9-10.

⁵⁴ Fox, *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 22-23.

版自由對於政府來說是必要的」。⁵⁵壓制出版自由和壓迫特定人物皆不是使社會和法院恢復平靜的最佳方法；相反的，給予「陪審團司法權，出版得以自由，人民得到滿意」，並且改革國會，修正其不足之處，才是正解。⁵⁶柏克曾經辯論到，每當濫權出現時人民所發出的「喧囂」(clamour)是公眾精神的展現，其目的是維護憲法精神和公共美德，向政府提出忠告。⁵⁷如果政府沒有意識到公眾發出的信號，並進行有效改革，反而去壓制輿論和出版自由，那麼該行為才是背叛國家和憲法的擾亂法治行為。⁵⁸福克斯以類似的論點指出，試圖破壞社會穩定和公共利益的往往不是人民，不是誹謗罪的被告，而是欲壓制言論自

⁵⁵ 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10.

⁵⁶ 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15.

⁵⁷ 此段演講全文為：「我喜歡每當出現濫權時聽到的喧囂。……所有的喧囂都是為了糾正現況。但是，若僅想著讓人民忽視現狀，不努力給他們實際補救，這樣的喧囂才是最糟糕的煽動行為。……我已經聽聞許多關於我們的法院在誹謗罪的行為。我非常樂意參加也很自願採取行動，因為事實會在調查過程中展露，且始終以改革為目的，以期結束一切喧囂、所有辯論、所有寫作和所有追究。基於這個原因，確實，我欣喜地採用此方式，使法院重拾平靜，陪審團得到司法權，出版界自由，人民感到滿意。我感謝我的朋友所做的一切，我希望有一天大眾能夠從他們的虔誠和明智的努力中受益。他們現在種下了種子，我希望他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豐收。他們的法案種下去時是衰弱的，我相信它將茁壯、充滿力量。爾後，我們將有理由把庫克勳爵的警句持續應用在他們身上，這是偉大的法學賢者所說的話：『不是抱怨的舌頭有福，而是去做修正的手有福了。』」Burke,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15.

⁵⁸ 柏克在北美獨立運動期間批評英國國會，一再強調輿論之於政府改革的重要性。Edmund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2, *Party, 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1981), 312.

由的自私官員。因此，吾人不應將具備公共精神、批評公共問題的人視為不愛國的危險人物。

福克斯強調，「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政府政策的唯一目標；政府犯了錯，卻不允許人民以說或寫的方式討論公共問題，如此一來政府就永遠不會從其錯誤中得到補救的方法，以致於「該國將處於無政府狀態帶來的危險之中，因為禁止了公開討論，反而更鼓勵了濫權行為無形的增加」。⁵⁹因此，福克斯借柏克之語為出版自由辯護，認為公眾精神應當經常展現，才能確保政府符合憲法精神，否則當前政府對於言論的壓迫，無異是暴君行為。

福克斯的辯論內容不是基於抽象的天賦人權或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口號與盧梭思想，而是奠基在英國十七世紀至光榮革命的歷史脈絡中，人民有權利也有責任關心公眾事務，追求公眾利益。往後福克斯惠格在批評彼特政府時，皆使用柏克的論述方式，從憲法與普通法闡述自由權與法治之概念，在「托古」過程中詮釋出此社會需要的公共精神與出版自由。一方面他們在 1780 年代同屬反對陣營，憲政理念相似，另一方面，這很可能是一種辯論策略，1790 年代的柏克不再是福克斯惠格，轉為保守立場議員，是彼特同僚，故福克斯、厄斯金等人以柏克舊時之語來說服今日的保守派。

(三) 論冊、社團與出版自由之辯

誠如學者哈凌(Phillip Harling)所言：

對政府而言，誹謗罪審判成為危險的賭局。審判本身給予涉嫌誹謗的文字段落相當高的公眾能見度，這些文字必須在公開的

⁵⁹ Fox, *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 29.

法庭中被朗讀，而且報紙習慣性地大篇幅報導法律訴訟案件。⁶⁰ 法院開庭已經吸引了大眾的目光，為出版與言論自由辯護的演講和著作也引起公眾討論，並透過報紙和論冊傳播至社會。此時司法程序的改變與陪審團權力的提昇也告訴大眾，政府沒有絕對權力去決定案件是否如其所望地勝訴。事實證明，1790年代中期好幾樁重要案件皆以保守派敗訴收場，意味政府認定具誹謗嫌疑的出版品，在代表公眾意見的陪審團看來並不具誹謗性，反而是英國傳統公共精神的展現。不過，審判結果即使是保守派勝，往往也引起輿論騷動，人們議論紛紛。

十八世紀末關於出版自由的論戰並沒有因為〈福克斯誹謗法〉案的通過而停歇。承前所述，1792年國王喬治三世針對激進改革人士提出的皇家宣言，企圖壓制激進人士的言論，同年末里維斯成立「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與之抗衡，福克斯惠格在1792年4月成立「人民之友社」(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People)，呼籲國會改革，創社時〈致英國人民書中〉(“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也批評保王組織散播不利於出版與言論自由，和恐懼改革的極端言論。⁶¹ 厄斯金和福克斯皆是「人民之友社」創社成員，他們不認為法國革命和英國改革份子會帶給英國如此大的威脅。當然，福克斯和厄斯金絕不是民主派份子；福克斯在國會中屢被誤會，被劃為支持潘恩的激進者，福克斯皆馬上反擊，並闡述自己欲修正政治弊端、國會議員選舉方式和維護新言論與出版自由的本意。⁶² 而厄斯金在1790年代頻頻為激進人士擔任出庭

⁶⁰ Harling, “The Law of Libel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sion, 1790-1832,” 110.

⁶¹ 「人民之友社」建社與宣言，刊於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303-1309.

⁶² 例如 1792 年 4 月福克斯、格雷等人提出國會改革，也提到此議題在目前不受歡迎，容易被懷疑與潘恩同夥，內政大臣鄧達斯(Henry Dundas, 1742-1811)也認為福克斯等人有意挑起人民激動情緒，在國會中福克斯皆立即反擊，說明他始終忠於憲法，不同意潘恩的政治理論。Cobbett, ed., *The*

律師，他本身的政治思想也從未接近或同意潘恩或其他激進改革人士的共和主義。1793年12月，「人民之友社」（國會議員）、「憲法資訊協會」部分成員（國會外文人）⁶³和其他更激進的改革團體在倫敦「冠與錨小酒館」（the Crown and Anchor Tavern）組成支持出版自由的團體，由厄斯金寫下《出版自由之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1793），⁶⁴此後他們就如同十八世紀下半葉常見的社團一樣定期聚會，討論和出版論冊。站在改革立場的《晨紀事報》於同月底刊登了「出版自由之友」在「冠與錨小酒館」聚會的名單、討論內容、起草宣言，加以流傳。⁶⁵

此後各個政治立場者以不同視角解釋出版自由與法治。例如浸信會牧師霍爾（Robert Hall, 1764-1831）的《為出版自由與普遍自由辯護》（*An Apology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or General Freedom*, 1793）和蘇格蘭神學思想家布魯斯（Archibald Bruce, 1777-1818）的《書寫自由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edom of Writings*, 1794）皆為出版自由辯護，批評保王社團破壞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壓制個人在公共場域發表意見之權利，乃違法行為。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314-1337. 在同年5月，皇家宣言出來後，福克斯也予以批評，認為國王沒有必要壓制人民言論自由，英國社會沒有推翻憲政的危險性。他的發言馬上被彼特批評為支持潘恩《人的權利》。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477-1513.

⁶³ 例如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Charles Grey, Thomas Erskine 等二十位反對黨國會議員，與 John Horne Tooke, John Thelwall, Major John Cartwright, Joseph Towers 等「憲法資訊協會」成員。

⁶⁴ Thomas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ssembled at the Crown and Anchor Tavern, Saturday, January 19, 1793* (London: J. Ridgway and H. D. Symonds, 1793).

⁶⁵ “The Friends to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Morning Chronicle*, 24 December, 1792.

所以，支持擴大出版自由的論冊一再展現十八世紀公民人文主義與古典共和主義論述，強調公民參與、關心公眾事務，與如果政治被少數利益團體所把持的腐敗問題。反觀聖公會牧師貝納德(Thomas Barnard, 1726-1806)和保守作家鮑爾斯(John Bowles, 1751-1819)則為政府立場辯護，批評改革人士與激進著作混淆了自由與放縱(licentiousness)，企圖以自由之名去破壞憲法與法律秩序，⁶⁶此類著作中延續啟蒙運動中對於自由與放縱的討論，不過，由於 1790 年代國際政治環境改變，激進改革方更強調全體民眾如何參與公眾事務，也更著重利用各種媒體與空間來形成輿論。另一方面，保守派則將激進作家筆下的出版自由等同於宣傳法國革命思想，企圖以法式激進共和取代英國君主立憲體制，所以無關愛國和公共利益，是意圖煽動叛亂。

厄斯金在《出版自由之友宣言》中對於「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提出譴責，認為該「協會」是民間自組的組織，卻企圖牽制和壓縮國家的出版自由，自行判斷何為誹謗性著作，故而該「協會」的行動在沒有政府授權下，僭越中央權力，乃違憲、非法行為：

為了維持生活中無畏的寧靜……起訴權不能給予未具司法權的個人，更不能給予協會中自願、無法定義、無授權的成員，他們行動無責任感，且容易受到非法、私人目的的行動左右，應該將起訴權給予最高行政長官，因為他們才可能不帶激情地看待社會大眾。⁶⁷

⁶⁶ Thomas Barnard,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London: J. Evans, 1793); John Bowles, *A Short 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ersons Calling Themselves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London: J. Downes, 1793).

⁶⁷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2.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標。

厄斯金指出，現行的法律與審判方式，兼顧政府穩定與公眾利益，使得英國既保有「強健、世襲、做領導決策的政府」，同時也保有「大眾自由的安全(the security of popular freedom)」。⁶⁸他也說明到，「出版自由之友」聚集在此是出於「公共職責(public duty)」，反對徒具私利的「協會」檢查、壓制、起訴英格蘭出版品，並遏止「協會」中的「密告者」(Informers)進入全國各地，連人們私下的對話都要密查和懲治。⁶⁹若此私人密告和起訴風氣被助長，將無人敢對政府行政提出批評。是以，出版自由是「憲法中的主要精神」，⁷⁰是公眾為了提升「公眾福祉」(the public happiness)而行使的合法權利。⁷¹

厄斯金以洛克契約論的方式去解釋人民、政府與國家的權力關係，吾人服從法律和政府的同時，也謹記政府和法律是因為「人民的同意」才存在，而人民為了自身福利，隨時檢視政府政策執行是否得當，是否合乎憲法，如此下來，才能督促政府在犯了任何缺失時予以修正。所以出版自由與公眾福祉息息相關。厄斯金認為〈福克斯誹謗法〉若運作得當，就能夠給予出版自由足夠的法律保護。在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什麼樣的內容屬於出版自由，什麼內容是放肆，這是「英格蘭法律具足夠的智慧，所以沒有去界定二者；說穿了，它們(按：自由與放肆)本質上無法界定」，因此只能讓陪審團在每個案件中審慎地做出不同的判斷。他指出英國法律與憲法的不成文特色，以及歷代人民擔負維護憲政精神的重要性。但是厄斯金也提出警告，如果現在換成「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這類私利團體介入出版自由，人民將不能自由地提出

⁶⁸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2.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標。

⁶⁹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4.

⁷⁰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8.

⁷¹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9.

意見和批評，只能選擇以「沈默或裝糊塗來換取安全」，政府持續腐敗，國家將被有心人士所奴役。《晨報》也曾刊登對於此「協會」代表性和公正性的質疑，⁷²反映出當時輿論中存在反抗保守勢力的聲音。

「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一再被「出版自由之友」指為有心人士組成的團體，不足以代表人民，且該協會踰越國家的司法權，是站在公眾福祉的對立面，因此對於保王分子來說，當務之急就是要證明他們以非官方的立場去規範和控制出版的合法性。如貝納德強調，「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是因應人民的呼應、情感而生成的協會：「人民大致上感受到這種力量、真理和必要性，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他繼續寫到，採取行動是「好公民、秩序和真正自由的愛好者」的特徵，他們「不再對即將來臨的危險保持遲鈍消極的旁觀者態度」。貝納德訴諸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感和愛國心，試圖挑起更多民眾主動檢舉激進分子聚會：「我相信，此國家得救乃是他們(按：保王分子)值得讚許和即時努力的結果」。⁷³此外，貝納德舉布雷克史東的《英格蘭法釋義》為例，強調「協會」成員參與起訴的合法性，「即使是最早的普通法，不僅允許個人提出控訴，而且將罪犯繩之以法，是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⁷⁴他也舉十七世紀末葉歷史為證，1696年詹姆士黨(the Jacobites)聯合法國勢力，密謀暗殺威廉三世(William III, r. 1689-1702)，企圖復辟前朝國王詹姆士二世，此陰謀被揭發後，國會議員以效忠並維護國王與公共安全為由，組成「協會」(the Association)，貝納德藉此歷史例證說明「保

⁷² Erskine,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9; "To the Rights Honorable William Pitt," *Morning Chronicle*, 22 August, 1792. 此投書質疑彼特政府支持「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以及批評該協會不足以代表人民。

⁷³ Barnard,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6.

⁷⁴ Barnard,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6.

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也是在同樣的國內外陰謀勢力威脅之下，忠君愛國之士團結起來形成協會，保護英國憲法。⁷⁵

除此之外，保王分子也必須說明他們對於出版自由的重視。大部分保守陣營人士，尤其是文人，支持出版自由，並同意十八世紀印刷文化與公共輿論的發展，推動了文明的進步。只是人們必須要區分何謂「健康的自由」與「放肆的自由」，後者「無視所有法律，秩序，和禮節」，將破壞法律和憲法。⁷⁶貝納德提出相同意見，他不反對思想自由與公開交流政治意見，他強調的是去限制極端放肆的言論，尤其是激進團體挾出版自由，行破壞政治與社會秩序之實，其言論敵視憲政，企圖顛覆現行體制，他也以柏克式的口吻，警告大眾若不查禁激進團體言論，英國極可能進入無政府狀態，公眾精神蕩然無存。⁷⁷因此，究竟該如何去界定自由與放肆？這個啟蒙時代以來不斷討論的議題至 1790 年代仍然繼續爭論下去，此議題也一直暗示著哪些人才夠資格發表言論與出版。而這些保王分子藉此議題強調自己站在英國自由與法治這方，擺脫反動、反對文明進步之嫌。

四、1792 年潘恩誹謗案

(一) 檢方論述

潘恩的審判原本訂於 1792 年 6 月 8 日開庭，在開庭前潘恩已投書

⁷⁵ Barnard,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19.

⁷⁶ Bowles, *A Short 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ersons Callings Themselves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14.

⁷⁷ Barnard,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22-23.

給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⁷⁸也試圖贊助活躍的「憲法資訊協會」，並和「倫敦通訊協會」合作。不過資料顯示，雖然國會中彼特、柏克為首的保守議員相信潘恩透過倫敦、曼徹斯特(Manchester)、雪菲爾(Sheffield)等地的協會與全國串連，並與法國國民公會(Convention Nationale)聯繫，⁷⁹通敵叛亂罪證鑿鑿，實際上，潘恩在英國國內兩大激進社團中重要性，都遠低於保守派所想。⁸⁰彼特內閣堅持起訴潘恩，也深信潘恩有罪，卻也擔心潘恩利用審判期間的曝光率煽動全國人民革命，組織新的立法組織。⁸¹史家克拉克(J. C. D. Clark)認為，政府將審判時間從 6 月改至同年 12 月，有意以軟性施壓的方式，讓潘恩在等候開庭時間自願逃離英國，以避免往後審判期間社會上出現更大型的抗議活動。⁸²潘恩在這段期間廣發簡易版《人的權利》，溝通激進團體，試圖得到更多支持，不過激進份子之間理念各不相同，成效有限。最後潘恩也如政府所期待的，在 9 月 13 日離開倫敦前往法國。他的論冊《致近期宣告發言人的信》(*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on the Late Proclamation*)於 10 月出版，重申

⁷⁸ 潘恩在寫給總檢察長的信尾結語，寫上最正式的「先生，我是您服從而謙卑的僕人，湯瑪斯·潘恩」(I am, sir, Your obedient humble servant, THOMAS PAINE)，但是在給內政大臣的信尾結語，則寫上具挑釁意味的「亨利·鄧達斯，我不是您服從而謙卑的僕人，相反的，我是湯瑪斯·潘恩」(I am, Mr. Dundas, Not your obedient humble servant, But the contrary, THOMAS PAINE)。Paine, "To the Attorney-General," 445; Paine, "To Mr. Secretary Dundas," 457.

⁷⁹ 國民公會是 1792 年 9 月 20 日到 1795 年 10 月 26 日期間的法國國會。

⁸⁰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477-1513. 很少資料能證明潘恩和「倫敦通訊協會」保持往來聯繫。潘恩和「憲法資訊協會」中的激進作家較多往來，但是政治理念時常不同調。參考 J. C. D. Clark, *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05-308.

⁸¹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1477-1513.

⁸² Clark, *Thomas Paine*, 307-308.

政治理念，更強調要建立成文憲法和代表全民的代議機構，稱之為「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⁸³他也回應同年 5 月的皇家宣言及其後國會辯論，直指政府壓制異議作品和言論，威脅吊銷咖啡館和出版社的執照，都是暴政的表現。他也諷刺，只有特權階級才認為英國憲法是好憲法，對於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而言，此憲法已是壞憲法。⁸⁴

上節述及「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試圖區分真假自由，保王派了解自由真諦，捍衛英國憲政，而激進人士誤將放肆當作自由，破壞大眾對於現行政府體制的信任。該「協會」成員視激進人士為一群徒具私人仇恨，無法形成理性言論的群體，故不足以為公眾利益發聲，不具備形成輿論的資格。1792 年 12 月潘恩誹謗罪的審判案中，總檢察長對於潘恩與其《人的權利，第二部》的起訴內容即反映出前述之特色，對陪審團疾呼，潘恩的書是特別寫給「愚昧無知的人，卑鄙的人，絕望的人；對於絕望的人們來說，所有關於政府的事都令人厭惡，沒有什麼比得上『沒有法律』更令人愜意的教條了。他們容易成為狡詐人士殘酷行騙的獵物」。⁸⁵因此，檢察官透過法庭空間運作，讓法庭參與者檢討潘恩的「煽動」行為：潘恩煽動廣大底層人民，促使無知大

⁸³ 關於憲法和代議機構，參見 Thomas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on the Late Proclam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H. D. Symonds, and Thomas Clio Rickman, 1792), 15, 30-31; 關於國民公會，參見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34-37. 潘恩在《人的權利，第二部》的第四章即解釋了理想的政府體制和代議制度。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84-205.

⁸⁴ Paine, *Letters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14-15.

⁸⁵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for a Libel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Rights of Man; at Guildhall, London, Dec. 18, 1792. Taken in shorthand by E. Hodgson* (London: J. S. Jordan, 1792), 6. 在「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的出版品中也一再強調激進人士是邪惡的、冷酷的人，專門誘惑無知、易受騙的大眾。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vol. 1, 1-2, 5, 8, 13.

眾不再服從等級秩序與法律秩序，他告訴大眾要追求自由與獨立，然而這些人卻不具備自由與獨立的德性和道德決斷力，故潘恩的行為將瓦解現行社會秩序。從檢察官的演說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提醒陪審團，潘恩這些激進作家的煽動性與針對性，另一方面也暗示法庭，底層人民不具備理性和道德決斷力，特別容易被仇恨性文字或演講洗腦，故不應該發言，擾亂公共秩序。

檢察官指出，潘恩用字遣詞「輕蔑且具污辱性」，挑戰君主制與英國憲法，專門煽動無知且易受騙的大眾，企圖顛覆憲法和階級秩序，因此，「根據國家法律，技術上而論」，檢察官承認潘恩一案不是叛亂罪。但是，憑良心良知來評估，檢察官推斷潘恩《人的權利，第二部》具備煽動和叛亂罪意圖與可能性。⁸⁶換言之，當庭者應該要審慎思考潘恩書中「不要任何法律管束」的潛在破壞性和意圖不軌。檢察官舉例說明，如潘恩在書中認為世襲君主制在本質上就是暴君式的，王位和政府都經由繼承而得，人民也被動地成為君主繼承的財產，與繼承牛羊等牲畜財產無異。⁸⁷因此，潘恩論述中罔顧英國法治，將英國政體抹黑為暴君專制政府，人民都處於奴隸狀態，沒有自由與獨立性。潘恩也寫到，英國歷代國王只要找到機會就想擴張王權，最大的原因在於「我們看不到任何憲法的內容」，⁸⁸英國應該要擬定成文憲法。再者，潘恩擬定一套共和政府的選舉方式和行政體系，透過全民選舉，形成聯邦政府。⁸⁹潘恩也直指英國人引以為傲的《權利法案》

⁸⁶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6.

⁸⁷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8. 亦可參見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72.

⁸⁸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12. 亦可參見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90.

⁸⁹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11. 亦可參見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205-263.

充其量只是「罪惡與屈辱之法案」(the bills of wrongs and of insults)，「再好也只是政府內相互討價還價，劃分權力、利益和特權的結果」，從《權利法案》之後，以及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1745)政府領導下，⁹⁰政府充斥各種「腐敗」，堪稱「專制」(despotic)的機構。⁹¹

檢察官將以上證據從潘恩原著中一一節錄下來，在法庭中朗讀，附上頁碼，並給予批評。這些都是潘恩著名的論點，而檢察官在法庭中完整呈現出潘恩的政治理念，包括他堅信民主共和制，認為英國已沒有一部現代憲法——「不成文」憲法是封建產物，該被時代所淘汰。潘恩一再鼓吹英國擬定成文憲法，全國成年人皆有投票權，成立代表全體民意的國民公會。⁹²檢方大段落地朗讀潘恩著作中最著名、最具渲染性的片段，原意是要打擊潘恩，實際上卻是將潘恩思想傳播出去。所以輿論的形成和傳播，往往不是在彼特政府、保王分子和檢方的控制中。檢察官還講到：「[潘恩]的意圖顯然是要說服英國人民，他們既沒有自由，也沒有憲法。」而且，「除了暗中遵循法國人的方式」，別無其他改革方式。⁹³檢方欲控告潘恩毀謗英國國王和法律，並出版著作，將煽動性言論滲透英國社會，造成人民不滿，進而與法國革命人士聯手，推動英國革命。檢方實際上卻是為潘恩的著作宣傳，告訴英國人民為何需要追隨法國革命，並透過新聞報紙和雜誌，將法院審

⁹⁰ 沃波爾於 1721-1742 年長期擔任下議院議員，以及掌握類似今天英國首相之權力。

⁹¹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12-13. 亦可參見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91.

⁹² 關於潘恩對於英國不成文憲法的批評，參閱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8-90;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90-195.

⁹³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20-21.

判辯論和潘恩思想再次傳播出去。⁹⁴誹謗罪審判表面上是政府支持保守分子大力檢舉和起訴激進著作，透過法庭審判以規範出版自由，以強勢的政治勢力施於人民壓力。其過程反而讓人民更了解潘恩提出的改變之道，並熟悉政治運作。也因此，日後審判結果未能完全如政府意，輿論重要性日漸增加，政府、保王派、人民、法庭中的被告、陪審團等的權力關係不見得由政府主導。

(二) 潘恩自陳書

1792年底此案開庭時，潘恩已至法國，他寫下長信為英國人民的出版自由辯護，此信在法庭中被朗讀出來。潘恩強調，如果不是因為他被法國國民公會選為代表的話，他一定會去法院挑戰這場不正義的起訴，捍衛自身理念。潘恩進一步說明，這樁起訴案無法對於他個人財產、或名譽造成影響，因為潘恩此時已獲法國榮譽公民身份，又是美國公民，而非英國國王的臣民。潘恩相信，檢方和政府堅持要進行審判，就表示此案目的是藉由起訴潘恩個人，來壓迫英格蘭人民的權利：「因為我不可能成為起訴的目標，這就表示此案的進行還有其他目標，而這個目標除了是英格蘭人民外，別無其他可能。」⁹⁵潘恩認為，官員們選擇忽略憲政體制與政府腐敗的嚴重性。不過，「人們很快就看到它(按：腐敗問題)；而且進展(此指人民了解到政府腐敗)超出了你選擇相信的範圍」，並不斷思考如何傳達給其他人。⁹⁶潘恩甚至直接拿社會輿論

⁹⁴ 潘恩案審判期間，報紙將檢方和辯方的演講全文刊登，例如“A True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Trial of Thomas Paine,” *The Times*, 18 December, 1792; “Law Report,” *Evening Mail*, 17-19 December, 1792.

⁹⁵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25.

⁹⁶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26.

來警告當庭，他曾經為了得知當前的輿論而進入某些咖啡廳，他從來沒有聽到裡頭的人們批評《人的權利》，反而時常聽到群眾在討論並認同他的看法。於是，他要求庭上不要去傷害這些群聚討論《人的權利》的人們；如果法庭選擇壓制公眾言論自由，讓咖啡廳中的群聚者作證，潘恩就要求公開朗讀此信內容，再請陪審團做裁決。⁹⁷

如潘恩所料，總檢察長選擇審問咖啡廳中集會討論《人的權利》的人們，也將潘恩信當庭朗讀。1790年代政府急切想規範人民聚會、出版品和討論內容，而潘恩也非常了解十八世紀末英國社會製造輿論之快速，以及人群聚集的廣泛程度，所以他不斷強調此案不是針對他個人的壓迫，是迫害公眾聚會和發言討論的權利，讓人民認為其自由被政府所剝奪。⁹⁸而他寫此封信，更是讓法庭直接為《人的權利》再做一次宣傳。

(三) 厄斯金為潘恩辯護

再來看到出庭律師如何為潘恩辯護。1792年後，厄斯金為一系列煽動誹謗和叛亂罪起訴案件做辯護，包括1792年潘恩的誹謗案和1794年叛亂罪審判。厄斯金對於出版自由的辯護，乍看下辯護脈絡與1780年代的柏克相似，然而細看仍看得出厄斯金對於自由的解釋已經和柏克不同。首先，他強調法官和陪審團不得基於推定的偏見和判斷來解讀被起訴者的意圖：「法律約束著每個人的行為，因此它約束了您的行為和我的行為，但是它對於內在觀念是自由而開放的。所以，法律的執行

⁹⁷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26-27.

⁹⁸ 例如此篇讀者投書認為王室、國會和法官聯合濫權，讓英國的「公共正義」(public justice)無法伸張。“To the Editor,”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 23 October, 1794.

是絕對的，沒有任何區別」。⁹⁹也就是說，法律所管的一國人民的外在行為，無法約束或猜測人民的內在思想。而且，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適用對象不分階級黨派，不得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斷然猜測他人有犯罪意圖，並加以起訴。¹⁰⁰厄斯金的觀點與柏克談論「喧囂」時相似，認為人民對於政府的意見各有不同，這才是過去英國政府和社會都能夠進步的原因，因為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讓人民能夠關心公眾利益，指出政府之惡，予以批評，增進公共福祉。¹⁰¹官員不應該臆測這些作者的意圖，除非陪審團能夠證明作者寫作目的是要帶給人類不幸，激起人民叛亂。¹⁰²所以，厄斯金一再強調，陪審團務必「注意作者的想法；你必須注意它(作者的想法)是否真如律師所陳述的。」¹⁰³

第二，英國出版自由的本質和程度是什麼？在厄斯金看來，若被告在著作中沒有扶植一群人從事改變憲法的工作，那他就不違法。如果一個人不滿自己的政府，認為自己有必要維護公共精神，提出改善之道，「去啟蒙他的國家，為他的國家服務……這不只不犯法，反而是對於社群高度有益。」¹⁰⁴只要人們基於理性、良知和公共利益，透過檢視憲法未竟之處和機構的腐敗，並警告大眾這些嚴重缺失可能帶來的危險，指出修正錯誤的方式，這是理性改革社會的作法。¹⁰⁵厄斯金所言的正是英國近代史中典型的愛國精神，他一再強調也只有英國法律給予她的子民此項出版與言論自由，其他國家的法律並無給予人民

⁹⁹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40.

¹⁰⁰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40.

¹⁰¹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43, 46-47.

¹⁰²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44.

¹⁰³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40.

¹⁰⁴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55.

¹⁰⁵ Thomas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edited by Edward Walford (London, [s.n.], 1870), 309.

此項權利。¹⁰⁶值得注意的是，厄斯金為潘恩辯護的並非其共和主義是正確，而是潘恩的意圖是出於為國家好，是愛國的表現，政府不能因為此時英法為敵、政治局勢緊張，就壓制人民批評政府和憲政之聲、阻止輿論正常的形成與流通。他相信，英國憲法始終保護寫作者與其作品，即使在當前與法國交戰、對立的時代也不應當有例外，不應臆測支持自由與平等者就是通敵叛亂罪：「沒有任何法源提供您超出作品本身的司法管轄權……並且您不能因為它在這個時間出版，就將其認定為犯罪，除非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或在任何其他時間都視其為犯罪。」為了要定罪，陪審團不僅要在被告已出版的作品中找到犯罪意圖的證據，也要證明他們本身心態上就有犯罪想法。¹⁰⁷

第三，厄斯金從歷史中找例證，他將彼特對於出版自由的壓制與都鐸時期星室法庭及其迫害做對照。藉此方式，厄斯金將潘恩的論述放在英格蘭人民抵抗暴君，以及歷史上英格蘭人民爭取自由與權利的脈絡上。按照此說法，潘恩就像英國史上任何一位愛國者一樣，他反對的是意圖破壞憲政者，不是現任國王；他反對的是暴君，例如普魯士和俄羅斯國王，他們未經人民同意就繼承了王位。如此一來，這些沒人過問意願的人民就像沒有尊嚴的「羊群」一樣。¹⁰⁸所以潘恩著作中沒有指出任何特定的國王或英國人民。筆者在此必須強調，厄斯金在法庭中為潘恩做了詭辯，因為潘恩確實在書中直接批評英國國王政治能力和世襲體制。¹⁰⁹

¹⁰⁶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55.

¹⁰⁷ *The Case of Libel, the King v. John Lambert and Others, Printer and Proprietors of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J. Debrett, 1794), 39. 斜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

¹⁰⁸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38-340.

¹⁰⁹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172. 潘恩也嘲笑英國喬治時期的君主來自歐陸：在英國擁有專權者往往是外國人，或半個外國人，而且總是和外國人

厄斯金屢次挪用柏克在美洲危機期間的演講詞做為為潘恩辯護的利器與防護罩。他辯到，如果說柏克在國會中批評諾斯勳爵政府和稅法是愛國的表現，那麼潘恩在《人的權利，第二部》中意圖改革腐敗政府並指出改革方針，也是愛國的表現。¹¹⁰潘恩的改革理念是共和主義式的，遵循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西尼(Algernon Sidney, 1623-1683)和洛克的思想。厄斯金辯稱，潘恩在書中沒有提及「改變政府形式」等字句；意即潘恩沒有反對王位繼承法。不過，筆者要再次說明，潘恩的確從沒有在字面上呼籲「革命」，但他實質上越來越強勢地要求撤換國會，改以新「公會」(convention)為立法機關，取消世襲和君權制，內涵上是革命性的。此外，即便親身經歷了美國和法國革命，潘恩始終沒有注意到革命可能帶來的混亂和流血；他所寫所說的，一直都是預想革命落實的美好。所以英國國內自由派與激進派都逐漸與他保持了距離，也少有激進分子願意為他背書。

厄斯金在法庭中大幅度扭曲潘恩原意的方式，刪去了潘恩最具爭議的論點，完全沒有提及「公會」和「全民普選」。厄斯金甚至解釋到，潘恩和美國革命期間的柏克相似，都揭露了政府的腐敗和不道德之處，差別僅在於柏克是站在國會殿堂，而潘恩始終站在人民之中。但是厄斯金沒有點出來的是，這裡即可觀察到柏克和潘恩的「公共」概念始終是不同的，柏克一直站在公民代表所在的殿堂，如國會和法院，他探討的是國會和法院如何讓法律健康的運作，柏克理念中的國會是獨立、公開

結婚，所以無論天生或後來政治上都不會和本國緊密連結，產生負責態度。潘恩認為，擁有政府權力者的年齡不得小於35歲，也必須是本國人。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I*, 201. 此外，潘恩致鄧達斯的信中也故意錯拼陛下(majesty)一字，諷刺國王為「瘋陛下」(madjesty)，質疑此國王的政治能力。Paine, "To Mr. Secretary Dundas," 453.

¹¹⁰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17-322.

議論政治的空間，既不受制於國王的專權，也不從眾(亦即柏克眼中無知、無判斷力、暴力的群眾)，法庭運作也是如此，陪審團審判能夠給予人民獨立不受制於國家專制的機會，維護英國憲法精神；潘恩則自始自終站在柏克無法認同的群眾中，主張人民的公民權與政治權，對抗君主體制和此體制帶來的壓迫。

柏克在〈關於當前不滿情緒根源的思考〉中，批評國會是這個世紀「動盪」(the distempers)的來源。¹¹¹當時柏克的演說和潘恩的《常識》(*Common Sense*, 1775-1776)皆沒有被指控為誹謗。厄斯金指出，潘恩從《常識》到《人的權利》的主要政治理念(共和主義)幾乎相同，在北美危機時期，許多北美殖民地人民是因為潘恩的《常識》起而反抗英國，柏克沒有感受到潘恩著作與思想的威脅，然而時至 1790 年代他卻深感潘恩的威脅。厄斯金諷刺到，按照當庭的標準，無論在美國革命期間或法國革命期間，柏克的角色都比潘恩更接近「誹謗者」(libeller)，因為柏克的言論影響這兩次革命的走向——柏克在美國革命期間為北美人民的自由而喉舌，或是法國革命期間預言了法國王室之死與無政府狀態的到來。¹¹²故而，厄斯金總結：

不要讓潘恩因為他對國會的觀察而承受公眾的鄙視，其他人則享受著他們對於國家有所依戀的甜美果實；他們不僅表達了相同的情感，而且致力落實他們的意見。¹¹³

潘恩和柏克都是展現公共精神的愛國者。監督政府運作與政策優劣是世代英國子民保有的「特權」(privilege)，「為此目的，出版必須是

¹¹¹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45. 關於柏克批評國會為該世紀動盪的來源，參見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312.

¹¹²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23-324.

¹¹³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47.

自由的」。¹¹⁴如果政府為此感到惱火，那麼政府就更應該聆聽人民聲音，解決問題所在，這才是出版自由的積極目的。最終，厄斯金雖然花了四個多小時為潘恩辯護，陪審團依然判潘恩有罪。不過此時潘恩已經移居法國巴黎，而且從未再回到英格蘭。

根據當時記載，審判結果出來後，法庭外的群眾幫厄斯金拉馬車，路上聽聞人民對窗外高喊：「詛咒湯姆·潘恩，永遠祝福厄斯金和出版自由；永遠祝福國王、憲法和厄斯金。」¹¹⁵由此得知，當時民眾對於判決反應分兩個層次，他們視潘恩為叛徒——潘恩接受敵國職務，擔任法國國民公會中一席職位。反觀而厄斯金為出版自由辯護，卻得到人民好評。是以，這不是政府的勝利，也不是潘恩的激進共和贏得人心，而是福克斯惠格與出版自由得到社會輿論的最大支持。

不單是潘恩的案例，1792年其他煽動誹謗罪的辯護中，出庭律師也都在類似的脈絡下討論，從大憲章、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r. 1312-1377)第25年法第二節(25 Edw 3 Stat. 5 c.2.)、¹¹⁶布雷克史東到柏克對於權利的本質與範圍如何規範，並指出國會的法案有時會與憲法所規範的權利相抵觸，這時律師挺身為人民「意見的自由」而辯護，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關乎憲政能否良好運作，無關合法化「不可控制的行為」。¹¹⁷法院也審理了許多出版者的誹謗罪審判，所針對的無非是為

¹¹⁴ Erskine,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vol. 1, 347.

¹¹⁵ *The Trial of Thomas Paine; fo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 Seditious Pamphlet Entitled the Rights of Man ... with His Defence by the Hon. Thomas Erskine.* (London, 1792), 35.

¹¹⁶ 此指 1351 年叛亂罪法(Treason Act 1351)，主要內容為在王國境內向國王征戰，和計劃或想像國王之死。全文請見“Treason Act 1351,”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aep/Edw3Stat5/25/2/data.pdf>, accessed July 14, 2020.

¹¹⁷ “Trial for Patrick Wm. Duffin and Thos. Lloyd for a Seditious Libel, 1792,” in

潘恩等激進人士出版著作的書商，例如伊頓(Daniel Isaac Eaton, 1753-1814)和佛蘭德(William Frend, 1757-1841)。起訴與辯護主要針對出版者究竟是濫用出版自由還是堅持出版自由？自由發表意見在英國政治中的重要性為何，和此類激進作品，是否意圖醞釀人民造反？

檢方強調被告出版激進作品乃知法犯法，有意在公眾間散播詆毀英國憲法的言論，將美國、法國的激進共和思想系統性地流傳於英國社會。¹¹⁸因此，此類案件不是反對人民討論憲政，不是禁止潘恩或其他英國人擁有出版自由，而是要求英國人必須對自己的作品負責。辯方則反問，究竟 1790 年代英國社會有沒有因為潘恩著作的流傳而出現群眾暴動？在 1790 年代的工業新興大城，如伯明罕(Birmingham)和曼徹斯特皆曾發生暴動，但是這些暴動者喊的是「教會與國王」，是支持現有秩序者所發動，不是依據潘恩《人的權利》中任何原則而發起的事件。辯方也再次說明，英國憲法的特色是與時俱進，隨著時代而進步，政治理念也從絕對王權往人民主權轉變，故而潘恩等人認為英國國會選舉方式已經過於腐敗、需要改革，這些都是正確的批評。然而，當前英國卻出現一批既得利益者，以維護憲法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實，對於政治異議者施加政治迫害，¹¹⁹尤其針對與潘恩有關聯的團體或出版商。¹²⁰也就是說，法律成為政府迫害貧苦大眾(激進團體中許多工人出身的人物)的手段。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22, 448. 斜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

¹¹⁸ “Proceedings on the Trial of an Information, exhibited Ex-Officio, by his Majesty’s Attorney General, against Daniel Isaac Eaton, for publishing a Seditious Libel ... by Thomas Paine,” 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22, 791-792.

¹¹⁹ “Proceedings on the Trial of an Information,” 770-771, 805, 807.

¹²⁰ “Proceedings on the Trial of an Information,” 808.

五、1794 年叛亂罪審判

(一) 法庭辯論

時人記載：「*老貝利*(筆者按：the Old Bailey，此指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已宣布要永久與*特定意見*對戰」，¹²¹民間各報接連指責出版自由在政府政策和政治起訴中蕩然無存。1794 年 5 月 12 日，國王再次針對煽動性集會發出公告，認為激進社團正在進行顛覆現有「法律和憲法」的活動，並指示國會採取調查行動。¹²²隔日下議院開會，彼特任命一祕密委員會，調查「憲法資訊協會」和「倫敦通訊協會」等激進團體通敵叛亂意圖和證據。雖然福克斯惠格否定該祕密委員會的目的和行動的合法性，主張是國王和國會推斷這些人具叛國可能性。¹²³祕密委員會仍在 16 日整理出各地社團間的信件，以及他們與法國國民公會的通信，指出「倫敦通訊協會」一來欲建立「英國公會」(British Convention)取代國會，乃是要篡奪國會的主權，二來奉行潘恩《人的權利》的政治原則，三是與敵國法國聯絡，同意法國的政治組織「公會」，並自稱「公民」(citizens)，故為密謀叛亂。¹²⁴委員會也順勢提出「暫停人身保護法案」(Habeas Corpus Suspension Bill)，此案通過。¹²⁵國會並在 6 月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時，確認激進社團叛亂行為。¹²⁶接下來因叛亂罪被起訴者超過 30 位，其中重罪起訴 12 人，包括「倫敦通信協會」創辦人暨秘

¹²¹ *The Diary or Woodfall's Register*, 10 June, 1793. 斜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

¹²²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471.

¹²³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472-474.

¹²⁴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475-496.

¹²⁵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497-521.

¹²⁶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688-931.

書哈迪(Thomas Hardy, 1752-1832)，戲劇和小說家霍克羅夫特(Thomas Holcroft, 1745-1809)，激進改革派政治家霍恩圖克(John Horne Tooke, 1736-1812)，唯一神派牧師喬伊斯(Jeremiah Joyce, 1763-1816)，激進改革派演說家和作家賽沃爾(John Thelwall, 1764-1834)，書商與論冊作家史賓賽(Thomas Spence, 1750-1814)，激進改革作家巴克斯特(John Baxter, 1756-1845?)等。

這次的審判也一如以往得到報紙的報導和人民的關注，各報頻繁地報導審判情形，¹²⁷也出現指責政府的言論。如《晨報》曾刊登給內政大臣鄧達斯(Henry Dundas, 1742-1811)的投書，質問道：

但是，先生，晚近起訴的目的是什麼？為了保護國王，維護憲法。多愚蠢的假設。你一生中就坦率一次吧。真正目的難道不是為了使人民敬畏、恐懼，將公眾的注意力從改革醜陋弊端中轉移開來？……此事將會被記住，在 1794 年，英格蘭在差勁的政府領導下，國王因此被懷疑與臣民為敵，無恥的內閣假借支持國家安寧為由，犧牲數千名無辜者的舒適與幸福。¹²⁸

文中指出政府領導無方，並以強制力壓迫人民自由權。

法庭上總檢察長陳述到，被告意圖透過「倫敦通信協會」和「憲法資訊協會」公開的著作、演講和集會，破壞憲法與規範，顛覆他們國

¹²⁷ 例如泰晤士報(*The Times*)從 1794 年 10 月以來非常頻繁的報導 “High Treason,” 參見 “High Treason,” *The Times*, 3, 16, 17, 29, 30, 31 October, 1794; “High Treason,” *The Times*, 1, 3-5, 18-22 November, 1794; “High Treason,” *The Times*, 2-6, 16 December, 1794. 也參考其他報紙的報導: “High Treason. Trial of Thomas Hardy,”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 29 October, 1794; “High Treason. Mr. Thomas Hardy’s Trial,” *True Briton*, 29 October, 1794; “Trials for High Treason. John Horne Tooke,” *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 19 November, 1794; “High Treason. Trial of John Horne Tooke,” *True Briton*, 24 November, 1794; “High Treason,” *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 29 November, 1794; “High Treason: Trial of John Thelwall,” *True Briton*, 6 December, 1794.

¹²⁸ *Morning Post*, 23 December, 1794.

家的政府和主權。¹²⁹據總檢察官的說法，被告不斷將顛覆性文字傳播給窮人、無知者和未受過教育的人，教導他們法國大革命的相關教條理念，告訴他們等級社會中世襲貴族和國王對人民的壓迫，讓他們毫無自由。然而，被告與廣大人民是無知大眾，人云亦云，不具備道德判斷力，分不清放肆與自由，也就不足以形成健康的「輿論」，沒有參與政治討論的資格。檢方也進一步指控，激進人士透過各地社團定期的集會而建立全國性網絡，甚至與法國國民公會通信往來，籌備武器以反抗政府。

1794 年厄斯金為哈迪辯護時，他先肯定英國憲法的至高地位和智慧，進而反問，為何憲法值得如此高的尊重？

是什麼讓它成為吾人敬愛與尊崇的對象？我現在不談論它賦予其臣民制定自己法律的權利，而是談論它給予所有人同等的保護，以及司法機關公正不阿的安全。¹³⁰

厄斯金一再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亦即英國法律中一視同仁的司法保護和正義(equal protection and equal justice)，不過他的辯護中，淡化了他自己和柏克對於人民和公眾觀點上的歧異。正如兩年前厄斯金在潘恩案中和 1793 年其中一次誹謗案指出的，¹³¹柏克在北美危機期間可以自由地批評英國國會，並將其出版，到了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政府卻主張起訴激進論冊和通訊集會作家，難道只是因為這些作家或出版商出生下層？或是時機不對？如此一來英國的法律就不是公平公正了。厄斯金認為，激進作家的見解是對的，他們做為「愛國者」，有義務批評政府弊端，並「敦促(政府)公正且合適的補救辦法」，而今激進改革者卻「因為說出

¹²⁹ Thomas Hardy,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 with "The Speech of Thomas Erskine Esq. in Defence of Thomas Hardy,"* (Nottingham: C. Sutton, 1794), 63-65.

¹³⁰ Hardy,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159.

¹³¹ *The Case of Libel, the King v. John Lambert and Others*, 46.

真相和愛國家」，被視為「具煽動性和邪惡思想」。¹³²

厄斯金一再將改革分子包裝為忠於英國憲法的愛國者，而且他們不計代價地去保護國家傳統德性。在與保王派過招中，他清楚了解柏克和保王派所使用的策略：保王派的論冊和諷刺作品中，試圖打破國家與國王、國家與政府、政治實體(body politic)和國王私人身體的分隔，激進人士在文字上攻擊君主專權，等同於對君主人身攻擊，批評貴族政治腐敗，等同是攻擊階級體制和國家憲法。在回應這些指控時，厄斯金試圖將 1790 年代激進著作上承十七世紀以來愛國者批判政府、忠於憲法的傳統，也將柏克在北美危機期間發表的愛國演說放在此脈絡下解讀。因此，如果誹謗法和叛亂罪法起訴改革分子，並將之判刑，則吾人應該大力譴責的是惡法，而不是改革者。¹³³在厄斯金的辯護中，透過憲法展現國家概念，而愛國的激進改革分子始終是支持英國憲法，嘗試改革憲政。他一再強調這些改革者出生雖低，他們不是自私無知的鄉野惡棍，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公共利益。

厄斯金也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權發言。隨著 1790 年代英法法治對立，凡人們聚在一起談論「人的權利」，就被視為支持法國革命，被保王人士密告，以煽動誹謗罪或叛亂罪起訴。厄斯金認為，這不是法治國家該有的現象；這是以恐懼治國。厄斯金提醒陪審團十七世紀斯圖雅特王朝與英格蘭內戰的歷史，如果國王或國會背叛了人民的信任，很可能會再次發生內戰或革命。¹³⁴反之，如今能夠還愛國激進分子清白，他會清楚了解到自己身在自由而不放肆的法治國家，人民能夠合法地集會、討論公共事務，並有傳播出版品之自由。審判結果哈迪、圖克、賽沃爾等著名激進人士皆被無罪釋放，出版商則被處以罰金。

¹³² *The Case of Libel, the King v. John Lambert and Others*, 46.

¹³³ Hardy,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160.

¹³⁴ Hardy,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185-186.

(二) 輿論譴責叛亂罪審判

在 1794 年叛亂罪審判時期，厄斯金在法庭上的辯護詞被各新聞報紙摘錄刊登，例如《泰晤士報》(*the Times*)、《晨紀事報》、《晨報與廣告人報》、《真不列顛人報》(*True Briton*)、《晚間郵報》(*Evening Mail*)、《神諭與公共廣告報》(*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等，也以論冊形式出版，引起了公眾對出版自由的關注。激進作家如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和浪漫詩人柯立芝(Samuel T. Coleridge, 1772-1834)為此議題寫作公開信或發表演說，批評彼特政府壓迫人民自由。¹³⁵彼特政府因此面臨來自各種媒體和輿論的巨大壓力。而這些壓力讓保守陣營更擔心激進派陰謀叛亂。¹³⁶

高德溫是 1790 年代初期最激進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強調人的理性能力與理性政治體制之建立。然而他在 1794 年底也是從英國法律和憲法去說明出版自由的合法性，批評彼特政府以建構性方式去想像作家

¹³⁵ 詩人於 1795 年 1 月底開始，在布里斯托(Bristol)展開一系列的《道德與政治講座》(*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1795)，第一講隨即以《道德與政治講座》之名出版，而後幾講整理為《致人民書》(*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 1795)和《被揭發的陰謀》(*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 1795)。柯立芝在《道德與政治講座》說明書寫到，在這個特殊時期，政府對於任何與「自由的原則」相關的公開言論相當緊張：「在這樣猜忌、派系狂熱的時代，那些膽敢公開解釋自由原則的人，一定預期到他們的目的會被扭曲，也會被貼上如同耶穌的使徒般的標籤：『煽動群眾者，被控為煽動罪(stirrers up of the People, and men accused of Sedition)。』」詩人捍衛出版與言論自由的公共精神清楚可見。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dvertisement," in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delivered at Bristol* (Bristol: George Routh, 1795). 由於本文篇幅已相當龐大，筆者遂不再此詳細討論柯立芝的自由思想。

¹³⁶ 參見 Hardy,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12-13, 46, 48-62.

及其作品的意圖，此舉是貶低了憲法和自由。高德溫曾以「穆西烏斯」(Mucius)為筆名寫作一系列支持政治改革的公開信給保王分子、里維斯，也寫給 1794 年叛亂罪審判陪審團，全數刊登在《晨紀事報》，譴責此審判對於人民出版自由的法律威脅。此外，這些文章在 1794 年末至 1795 年初轉載於地方報紙。前文已述及的出版商伊頓見其影響力，遂將這些文章整理出版，題為《對於首席大法官向陪審團提出的控告進行的粗略批評》(*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1794)。該書廣為流傳，並獲得自由派文人支持，可說是 1794 至 1795 年在該議題上最具影響力的小冊子。

此書一開始就清楚而有力的說明：「身為英格蘭人的第一項特權 (privilege)，身為理性存在的第一項責任，就是擁有完全的自由去議論」。¹³⁷這項自由權在幾個世紀以來已成為英國常設法規和體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英國憲法的核心要素，如今卻因為叛亂罪審判，英國憲法世代以來最為人所稱揚的部分，受到了挑戰。¹³⁸高德溫依循普通法的論述方式，以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的 1351 年叛亂罪法為例，指出此「具智慧且中庸的法律」將叛亂罪法限縮在「在王國境內向國王征戰，和計劃或想像國王之死」。¹³⁹這樣寬容的法雖然可能帶來某些不便，卻杜絕了國王和行政官員針對其痛恨的反對派系提出「叛亂罪」的惡意懲罰。高德溫認為，世代英國人也沒有立新法或做出新的解釋，乃是充分了解到此法保障了「具備自由的社會安全」，而非基於恐怖

¹³⁷ William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 October 1794 (London: D. I. Eaton, 1794), 5.

¹³⁸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6-7.

¹³⁹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7-8.

和恐懼的專制法律。¹⁴⁰因此，高德溫呼籲法院，此良法不應該被拿來反向操作，援引來解釋叛亂罪。

通篇論述，高德溫強調英國憲政有其行之已久的經驗與智慧，吾人應尊重與遵循之，如今任意改變，司法正義竟然也奠基在「假設」(hypothesis)、「猜想」(conjecture)、「推定」(presumption)上，在缺乏確切證據時，僅因這些被起訴者傾向「雅各賓」和「共和主義」，就認定他們觸犯叛亂罪，這樣的判案過程，危害國家的法律和自由，造成人民的恐懼和無所適從。¹⁴¹最後，高德溫再次強調英國的愛國者傳統——英國雅各賓或共和主義者疾呼改革國會選舉方式和修正法律中不合理的部份，其動機也是出於愛國，尊重憲法。¹⁴²也由此可窺知，雖然 1790 年代初英國激進份子的愛國精神曾經帶有支持法國革命理念的世界主義色彩，¹⁴³經過了此時期的政治局勢變化和政治辯論，到了世紀末，帶有

¹⁴⁰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8, 10-11.

¹⁴¹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0-23. 作者也指出，這些法庭的指控乃基於「假設，推定，偏見和猜想」(hypothesis, presumption, prejudication, and conjecture)，每個案件都以「公共的惡，事情可能，目的式的歸則，方法的估算，和想像的案件」等方式陳述。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17.

¹⁴² Godwin,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4, 27-28. 1790 年代英國輿論慣稱推動國會改革者或支持法國大革命理念者為英國雅各賓(British Jacobins)，不過此時英國沒有任何政治團體名為「雅各賓」，而被稱為雅各賓的自由派或激進派也幾無主張英國需要法國式的革命。

¹⁴³ 歷史學者丁維迪(John Dinwiddy)曾指出，「法國大革命初期被視為宣揚了超國界的自由與博愛理想；英國激進分子對此政治潮流表達出極大的熱情，以致於他們的『愛國精神』開始矛盾地加上世界主義色彩。」John Dinwiddy, "England,"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世界主義的激進愛國精神漸漸退潮，回歸到維護憲法精神的愛國精神。

(三)「二法案」¹⁴⁴與出版自由告急

即使審判過程中檢方一再說明政府是在譴責放肆行為，釐清真正的自由，1794年11月叛亂罪審判皆以無罪開釋，這不表示彼特政府不懷疑「倫敦通訊協會」和其他激進社團的叛亂意圖。1795年1月國會再次提出「暫停人身保護法案」，並於隔月通過。¹⁴⁵1795年11月4日國王發出公告，指出西敏市出現憤怒的群眾聚會，威脅國王和國會議員安全，應禁止煽動性集會，任何子民若懷疑此類聚會的不法動機，也應盡快向地方官員報告。¹⁴⁶國會遂提出〈煽動性集會法案〉(A Bill for the More Effectually Preventing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和〈叛亂罪法案〉(A Bill for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His Majesty's Person and Government against T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Attempts)，此二法案引起各界譁然，並向國會請願，民間也自辦期刊和公眾演講反對彼特政府的法案。¹⁴⁷

edited by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1988), 57. 關於愛國者和愛國精神的概念，參考 Hugh Cunningham,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1, *Histor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1989), 57-89.

¹⁴⁴ 以下「二法案」指〈煽動性集會法案〉(A Bill for the More Effectually Preventing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和〈叛亂罪法案〉(A Bill for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His Majesty's Person and Government against T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Attempts)。

¹⁴⁵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1, 1141-1192.

¹⁴⁶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244.

¹⁴⁷ 1795年11月，彼特政府提出〈煽動性集會法案〉和〈叛亂罪法案〉，12月18日國會通過，成為〈煽動性集會法〉(An Act for the More Effectually Preventing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和〈叛亂罪法〉(An Act for the

在下議院中，福克斯惠格強調英國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如果英國人的權利被否定，那麼也連帶否定自由政府的基礎和憲法原則，國會的意義也會因此消失。¹⁴⁸在上議院中也出現抗議之聲，貝德福德公爵(Francis Russell, 5th Duke of Bedford, 1765-1802)，德比伯爵(Edward Smith-Stanley, 12th Earl of Derby, 1752-1834)和勞德代爾伯爵(James Maitland, 8th Earl of Lauderdale, 1759-1839)聯合反對「二法案」，指出國王不應因個人的恐懼和憤怒，想像人民集會即是叛亂，並祭出法律來懲治人民，如是行事將對英國法律與憲法造成嚴重傷害。他們也表示，以寫、說、集會方式自由討論政府行政，表達不滿，是英國人生來就有的權利，因此現在此「二法案」才是違憲行為。¹⁴⁹而國會請願內容則是再次從大憲章到權利法案論述「不列顛人的權利」(the once acknowledged rights of Britons)，其中也保障了人民請願的權利，而且英國本來就有針對叛亂罪的法律，不需要「以公共之名(按：此指公共安全)」制定更殘酷的法律，禁止人民「所有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壓制民間團體討論政治。¹⁵⁰請願演講中，福克斯惠格一再強調「倫敦通訊協會」成員是盡力維護憲法與人民自由的愛國者，具公共精神，和請願者一樣是忠於「國家、法律和國王」，而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His Majesty's Person and Government against T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Attempts)，被當時人通稱「二法」(the Two Acts)。當時的報紙也刊登國會上下議院對於此二法案的辯論，例如“Parliament Proceedings,” *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 11 November, 1795; “Parliament Proceedings,” *True Briton*, 14 November, 1795.

¹⁴⁸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279-280.

¹⁴⁹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271-272.

¹⁵⁰ *The Proceedings and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the Seventh November, 1795, at St. Andrew's Hall, Norwich, To Petition Parliament against Lord Grenville's and Mr. Pitt's Treason and Sedition Bills* (Norwich: John March, 1795), 8-9, 12.

「討論是唯一支持自由憲法的方法」，¹⁵¹「二法案」一旦通過，將扼殺了公眾集會討論政治的權利，只給予完全依附國王和彼特政府的人特權，造就了特權派系，公共精神不再。而且，人們都不再擁有言論自由，此後人民就只能以武力的方式糾正政府和憲法的不公正了。¹⁵²此內容刊登在報紙和論冊上。¹⁵³福克斯惠格這次的請願，截至 11 月 22 日止獲得 5484 人聯名簽署，並在隔日由福克斯送至下議院討論。

城市中也出現反對〈煽動性集會法案〉和〈叛亂罪法案〉的運動。詩人柯立芝於 1795 年 12 月出版《致人民書》(*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和《被揭發的陰謀》(*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即是對政府表示抗議。根據倫敦《星報》(*the Star*)記錄，11 月 20 日，布里斯托(Bristol)大批反內閣政策的人民在市政廳集會，以柯立芝為首，除了提出反對參戰(法國大革命戰爭)訴求外，全體參與者連署向國會提出反對「二法」。¹⁵⁴柯立芝在《被揭發的陰謀》即痛斥〈煽動性集會法案〉「謀殺了出版自由」，〈叛亂罪法案〉「扼殺言論自由」，¹⁵⁵踐踏「人的尊嚴(the majesty of man)」與違背憲法精神。¹⁵⁶據

¹⁵¹ *The Proceedings and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the Seventh November*, 17, 21.

¹⁵² *The Proceedings and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the Seventh November*, 19.

¹⁵³ "Liberty of the Press—Parliamentary Reform," *The Telegraph*, 24 August, 1795. 也有報紙刻意提醒讀者「英格蘭人的權利」，參考"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 14 November, 1795.

¹⁵⁴ *The Star*, 23 November, 1795. 《星報》報導了 11 月 17 日與 20 日集會過程與主要參與者言論和訴求。

¹⁵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 (Bristol, 1795), 4.

¹⁵⁶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4. 柯立芝語調急切，此書前言即指出，「我們委託給國會保護吾人自由之責，而不是交出自由的權力」(We have entrusted to Parliament the guardianship of our liberties, not the power of surrendering them)，正文直指二法案違背了憲法，使英國人失去自由。—

柯立芝日後在《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中自述，他在 1795 年 12 月布里斯托「大酒杯酒館」(Rummer's Tavern)中與「各個慈善者和反戰者」(sundry Philanthropists and Anti-polemists)會面，¹⁵⁷從中得到鼓勵，決定成立外省城市的期刊，報導政治新聞，讓人們投書，以抵制內閣政府在保王派期刊報紙中造假報告和假新聞。柯立芝在這次集會後馬上創《守望者》(*The Watchman*)雜誌，誓言該期刊將是「一個忠實的守望者，呈現政治環境的狀況，並保護自由及其朋友們，使其免受劫匪與刺客的襲擊！」。¹⁵⁸

儘管全國沸沸揚揚討論與批評彼特政府的專權，「二法案」依舊在同年 12 月 18 日通過成為〈煽動性集會法〉(An Act for the More Effectually Preventing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¹⁵⁹和〈叛亂罪法〉(An Act for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His Majesty's Person and Government against T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Attempts)¹⁶⁰。此後拿破崙崛起，陸續佔領瑞士、義大利等地，幾度入侵英國未果，並於 1804 年稱帝，讓英國自由派和激進派對法國大革命徹底失望。隨著拿破崙戰爭爆發，英國激進改革社團再無重要公開活動，社

—「作為英國人，我抗議奴隸制！」(as a BRITON, I protest against slavery!).

¹⁵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7, edited by James Engell and W. Jackson Ba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179.

¹⁵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edited by Lewis Pat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6.

¹⁵⁹ 36 Geo. III, c. 8. 請見 *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to the Thirty-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vol. 17 (London: Eyre and Strahan, 1798), 256-261.

¹⁶⁰ 36 Geo. III, c. 7. 請見 *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to the Thirty-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vol. 17, 255-256.

會以保守言論為主流。不過，保王派佔優勢的時代，不等於輿論完全附和政府。在英國法治和愛國者傳統下，當社會中出現不滿時，人民仍然會透過集會、請願、寫作出版等管道，發出異議。

在檢視政治審判的名單中，不能忽略 1795 年中「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創立者里維斯被起訴，起訴原因為誹謗英國憲法。里維斯為了支持「1794 年叛亂罪審判」和「二法案」而撰寫的論冊《關於英格蘭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1795)，該書中展現了遠比柏克和主政惠格更為保守的政治思想，主張國王是國家權力的給予者，法律與政府的保護者，國王若沒有賦予國會權力，國會也就無足輕重。¹⁶¹十八世紀末葉國會中的保守派與里維斯不同，他們支持古憲法理論與有限王權，不支持(甚至敵視)絕對王權觀。此起訴案是由國會中反對派議員福克斯、格雷(Charles Grey, 2nd Earl Grey, 1764-1845)和謝理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等人推動，主張里維斯的言論與組織是擴展專制王權、壓制人民權利，欲「推翻我們自由憲法的真律」，¹⁶²若不禁止，人民將淪為奴隸，不能再成為「對公眾有價值的僕人」。¹⁶³他們大力抨擊里維斯，迫使首相彼特也因應情勢再次陳述英國憲法與國會主權要義，以及何時

¹⁶¹ John Reeves, *Thoughts o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London: J. Owen, 1795), 12-13. 此書為匿名出版。關於里維斯被起訴的過程，引起的討論與反彈，參見 A. V. Beedell, "John Reeves's Prosecution for a Seditious Libel, 1795-1796: A Study in Political Cynicis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4 (December 1993): 799-824.

¹⁶²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rom October the 29th, 1795 ... to May the 19th, 1796*, Vol. 51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03), 119. 也參考 "Speech of Mr. Fox," 23 Nov. 1795,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Or, History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43 (London: J Debrett, 1795), 320-321.

¹⁶³ "Speech of Mr. Fox," 23 Nov 1795, 322.

人民才能使用抵抗權，並強調里維斯的言論不具煽動誹謗性。¹⁶⁴

雖然此案判里維斯無罪，但是也讓保守派有所警惕，此後保守著作即使充斥在出版界，也不會高喊君權至高無上，或無視英國憲法中保障的權利。例如摩爾(Hannah More, 1745-1833)在 1795-1798 編輯的《簡易文集》(*Cheap Repository Tracts*)，暢銷全國，她重新以「教會和國王」解釋英國憲政精神，認為支持法國革命者以自由之名煽動歐洲和英國底層人民，這種自由是推翻一切「人存在的價值」和理性，企圖瓦解宗教和社會秩序。¹⁶⁵柏克的憲政解釋依舊是主流。又如 1797 至 1798 年發行的《反雅各賓報》(*The Anti-Jacobin; or, Weekly Examiner*)也是循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的誇飾方式，將英國憲政中重視社會秩序和歷史情感的自由對比法國嗜殺、無情感的放肆，以及支持英國憲政的真愛國者對比支持法國革命的偽愛國者。¹⁶⁶

¹⁶⁴ "Proceedings on the Trial of an Information," 529-534. 國會中也討論此案，參考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608-687.

¹⁶⁵ Hannah More, ed.,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1798*, 3 vols. (Bath and London, 1795-1798). 在摩爾看來，法國支持革命者以自由之名煽動歐洲和英國底層人民。這種自由是推翻一切價值和理性，企圖瓦解宗教和社會秩序。故表面上看起來法國人在國民會議中講的是政治議題，事實上是更根本的「人如何存在」的問題。她推行的孩童教育中，認為應該要在宗教教育中，加入忠誠的概念。摩爾在 1792 年出版《鄉村政治學》(*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1793 年出版《對於杜邦演說之評論》(*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1795-1798 編輯《簡易文集》，並撰寫部分內容。摩爾一再自陳這些著作是道德規勸的作品，強調的是信仰上的純淨，以回歸英國憲政傳統中「教會和國家」的核心精神。《簡易文集》先在巴斯(Bath)出版，而後倫敦、愛爾蘭都柏林到北美紐約等各大城市都爭相出版，也出現盜版版本。

¹⁶⁶ William Gillford, ed., *The Anti-Jacobin; Or, Weekly Examiner*, 2 vols. (London:

六、結語

本文已說明，十八世紀末英國對於出版自由的討論，不是抽象理論的建構，而是逐漸從歷史事件，普通法和憲法脈絡去詮釋出符合該時代社會需求的憲法精神。1790年代的法國大革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激烈環境，也讓英國各黨派重新梳理並承認普通法和憲法已保護英國人的自由與權利。隨著國際關係惡化，越來越多激進分子也不再主張法式的「自由與平等」，而是回到英國歷史脈絡中論述出版自由。在法國大革命這樣高喊自由與平等的激烈政治環境下，英國政府也必須更小心面對輿論。從大革命辯論、潘恩審判案到1794年叛亂罪審判，沒有哪一方完全掌握全盤局勢發展；即使掌握政治優勢的政府和保守派，在叛國罪審判中也必須小心翼翼面對社會公眾的輿論力量。這也解釋了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民主化過程中，雖然保留了君主立憲體制，卻也要回應社會輿論與抗議。進入十九世紀，英國經歷了對法戰爭二十載，保守政府長期執政，然而此時英國輿論不乏檢討內閣與其政策之聲，例如此時崛起的政治評論家與媒體人柯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自辦週報《柯貝特政治週報》(*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批評彼特內閣的權力不斷膨脹，財政政策失當，並一再透過報紙鼓吹國會改革和自由理念。¹⁶⁷

J. Wright, 1797-1798). 幾乎每一刊都可見到誇張對比英法政治體制與其後果，將激進人士、愛國者、追隨潘恩者喻為不具家庭和國家情感的冷血者、無神論者。

¹⁶⁷ 1802至1835年柯貝特自辦週報《柯貝特政治週報》(*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1804年後柯貝特質疑彼特內閣的權力過度膨脹，批評其外交與財政政策，遂持續透過寫作與報紙宣傳，希望讓人民了解政府過去到現在的運作與政策擬定過程，凝聚社會輿論與自由精神，落實群眾政

輿論的力量與功能在本文所述的時代中至關重要。本文的論述中，國會、法庭、保守官員是參與政治審判與出版自由之辯的重要角色，雖然他們掌握更多政治資源，然而在形成社會輿論的過程中，他們也未必是主動方，而潘恩等激進人士為自由和權利而辯時，其營造出的輿論力量，也能牽制政府或法院。在法庭中，厄斯金一再扭轉潘恩和哈迪等人著作中的原意，將其激進共和主義形容為十七世紀以降的溫和共和主義。厄斯金及福克斯惠格黨員利用法院、國會等空間和報紙、論冊等印刷品為出版與言論自由辯護，並在城市間傳播，得到公眾迴響。大眾既不支持潘恩的激進改革和普選，也不認同政府對於出版自由的壓迫，所以公共言論即使走向保守，也一直受到支持出版自由的力量制衡。如是公共精神的展現，是脫胎於啟蒙時代，成熟於 1790 年代、對抗法國革命理念的英國出版自由概念。

本文也說明，福克斯惠格消化與挪用了柏克在 1790 年代以前的言論，從普通法和憲法解釋出版自由，強調激進人士是愛國者，並且修改柏克對於公眾的論點，添加人民和群眾政治的角色進去，形成更為民主化的惠格觀點。這也是為何柏克在 1770 年說明英國憲政、言論和出版自由與政治改革的內容，對於進入十九世紀的英國仍具意義，至今日來看依舊沒有落伍：

讓我們從經驗中學習。政府需要的不是支持，而是改革。當內閣以輿論為基礎時，它並非建立在穩固之石上；然而它具有一

治。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外交事務大臣坎寧(George Canning, 1770-1827)曾言，歐洲所有國家(包括英國)聯合攻打法國，乃出於「本能的愛國精神」(instinctive patriotism)，柯貝特反駁，愛國精神指的是為本國著想，這才是本能，而仇恨他國是政客所為，不足可取，也不是出於本能。“Answer to Mr. Canning’s Liverpool Speech,”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5 February 1814, no. 6, vol. 25 (London: G. Houston, 1814), 161-186.

定的穩定性。但是當它是基於個人情緒，它的結構有如殘荏，且它的基礎是流沙。¹⁶⁸

在 1810 年，一本匿名論冊《普布里克拉的六封信——關於臣民的自由與下議院的特權》(*Six Letters of Publicola. On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的內容，¹⁶⁹主要仍是柏克——福克斯——厄斯金的論述脈絡。1811 年在康沃爾(Cornwall)地區舉行的「國會改革之友」(*The Friend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聚會，拉什利(John Colman Rashleigh, 1772-1847)在會中發表演說，他延續上個世紀末柏克論自由的論調，指出改革不是創新，人的權利不是抽象的天賦人權，而是建立在《大憲章》、《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 1628)和《權利法案》的基礎上。¹⁷⁰由於英國繼承了法治傳統，人民也從中繼承了自由與為後代子孫捍衛自由的責任。

因此，儘管彼特及保王陣營處心積慮想要制止過於激進的輿論，政府也以法律程序壓迫出版自由，但是公共精神及其批判性並未消失，捍衛言論和出版自由權已經成為輿論中的常識。又如政治評論家柯貝特批評任何腐敗的、背離輿論和自由的政策，被同時代人評為建立出政治上的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新聞媒體的勢力，足以和傳統三大階級分庭抗禮。¹⁷¹柯貝特一方面譴責部分激進人士不守紀律，提醒世人以「理性」為政治信仰的危險性，另一方面也批評時下對於「保王者」的定義，只是一味附和國王和內閣，敵視其他政治意見，不具公共精

¹⁶⁸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312.

¹⁶⁹ *Six Letters of Publicola. On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edited by Robert Harding Evans (London: J Morton, 1810).

¹⁷⁰ John Colman Rashleigh, *A Revised Report of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riend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Cornwall* (St. Austell: E. Hennah, 1811), 15-17, 56-57.

¹⁷¹ William Hazlitt, *Table Talks: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vol. 1 (London: John Warren, 1821), 115.

神。¹⁷²他希望人民透過知曉政治真相，進而得到實質權力，故整理並出版國會議程、國家審判和國會辯論等三大項龐大歷史資料。¹⁷³吾人也再次看到，十九世紀的柯貝特主張的依舊是兼具復古與公共精神的英國憲政精神：「我不想在英格蘭看到任何創新。我希望和努力做的是讓英格蘭憲法免受腐敗的玷污。」¹⁷⁴

(本文於 2020 年 8 月 20 日收稿；2021 年 4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眾聲喧嘩下的身分認同——1789-1815 年間英國性別、政治論述與國家意識型態研究」(計畫編號：106-2410-H-030-051-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執行期間承蒙科技部經費協助，特此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在「第二屆台英史學論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報告，感謝與會台英學者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 Professor Joanna Innes 針對國會資料與法治觀點提供建議，以及《新史學》匿名審查人精闢的批評與建議，對於本文修改幫助相當大，謹在此特申謝忱。

¹⁷² William Cobbett, *Number II. Cobbett's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Published by Himself in the Twelve Volumes of His Works* (Sunderland: G. Garbutt, 1820), 5, 12. William Cobbett, "Law Report. Court of King's Bench, Friday June 15," in *William Cobbett: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edited by Leonora Nattrass (London: Routledge, 1998), 259-260.

¹⁷³ 本文使用的國會資料和國家審判資料，都是柯貝特所編輯並推動出版：*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of 1803*, 36 vols.;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32 vols. 1803 年後又續編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from the Year 1803 to the Present Time*, 41 vols.

¹⁷⁴ William Cobbett,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obbett, The Progress of a Plough-boy to a Seat in Parliament*, edited by William Reitzel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85-87.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Barnard, Thomas. *Observa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London: J. Evans, 1793.
- Bentham, Jeremy.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London: T. Payne et al., 1776.
- Blackstone, William.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9). Edited by Wilfrid Prest. 4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Bowles, John. *A Short 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ersons Calling Themselves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London: J. Downes, 1793.
- Burgh, James.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Or, an Enquiry into Public Errors, Defects, and Abuses*. 3 vols. London: E. & C. Dilly, 1774-1775.
- Burke, Edmund. *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ment of English History* (1757-?).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1, *The Early Writings*, edited by T. O. McLoughlin and James T. Boulton. Oxford: Clarendon, 1997.
- Burke, Edmund.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1770)."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2, *Party, 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1981.
- Burke, Edmund. "Speech by Edmund Burke on the Powers of Juries in Prosecutions for Libels (1771)." In *Essays: Comprising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Abridgment of English History, and Speech on the Law of Libel*. London: Ward, Lock & Co, 1876.
-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urke, Edmund. *The Writing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8,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0-1794*.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Clarendon, 1990.
- Cobbett, William, ed.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Vol. 25. London: G. Houston, 1814.
- Cobbett, William,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of 1803*. Vol. 29-32. London: Longman & Co, 1817-1818.

- Cobbett, William. *Number II. Cobbett's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Published by Himself in the Twelve Volumes of His Works*. Sunderland: G. Garbutt, 1820.
- Cobbett, William.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obbett. The Progress of a Plough-boy to a Seat in Parliament*. Edited by William Reitzel.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Cobbett, William. *William Cobbett: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Leonora Nattrass. Vol. 2. London: Routledge, 1998.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 Priv. print, 1795.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 Bristol, 1795.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delivered at Bristol*. Bristol: George Routh, 1795.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Watchman* (1796).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edited by Lewis Pat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Biographia Literaria, 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 (1817).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7, edited by James Engell & W. Jackson Ba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 London.
- Erskine, Thomas. *Declar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ssembled at the Crown and Anchor Tavern, Saturday January 19, 1793*. London: J. Ridgway and H. D. Symonds, 1793.
- Erskine, Thomas. *Speeches of Thomas Lord Erskine*. Edited by Edward Walford. Vol. 1. London, (s.n.), 1870.
- Evans, Robert Harding, ed. *Six Letters of Publicola. On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J Morton, 1810.
- Evening Mail*, London.
- Fox, Charles James. *Considerations on the Matter of Libel. Suggested by Mr. Fox's Notice in Parliament, of an Intended Motion on that Subject*. London: Joseph Johnson, 1791.
- Fox, Charles James. *Memori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James Fox*. Edited by Lord

- John Russell. Vol. 2. London: Bentley, 1854.
- Gillford, William, ed. *The Anti-Jacobin; Or, Weekly Examiner*. 2 vols. London: J. Wright, 1797-1798.
- Godwin, William.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 October 1794*. London: D. I. Eaton, 1794.
- Hardy, Thomas. *The Trials at large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s ... with "The Speech of Thomas Erskine Esq. in Defence of Thomas Hardy."* Nottingham: C. Sutton, 1794.
- Hazlitt, William. "Character of Cobbett." In *Table-Talk; Or, Original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Vol. 1. London: John Warren, 1821.
- Howell, T. B., ed.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20-26. London: Longmans & Co., 1814-1819.
-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rom October the 29th, 1795 ... to May the 19th, 1796*. Vol. 51.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03.
- More, Hannah. *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2nd Edition. London: F. C. Rivington, 1793.
- More, Hannah.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London: T. Cadell, 1793.
- More, Hannah, ed.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1798*. 3 vols. Bath and London, 1795-1798.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 Morning Post*, London.
-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London.
- Oracle and Public Advertiser*, London.
- Paine, Thomas.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on the Late Proclamation*. London: H. D. Symonds, and Thomas Clio Rickman, 1792.
- Paine, Thomas.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ited by Philip Foner. Vol. 2.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45.
- Paine,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riestley, Joseph. *An 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2nd edition. London: J. Johnson, 1771.

-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Vol. 1. London: J. Sewell, 1793.
- Public Advertiser*, London.
- Rashleigh, John Colman. *A Revised Report of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riend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Cornwall*. St. Austell: E. Hennah, 1811.
- Reeves, John. *Thoughts o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London: J. Owen, 1795.
- Rousseau, Jean-Jacque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The Case of Libel, the King v. John Lambert and Others, Printer and Proprietors of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J. Debrett, 1794.
- The Diary or Woodfall's Register*, London.
- The Genuine Trial of Thomas Paine, for a Libel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Rights of Man; at Guildhall, London, Dec. 18, 1792*. Taken in shorthand by E. Hodgson. London: J. S. Jordan, 1792.
-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Or, History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43. London: J. Debrett, 1795.
- The Proceedings and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the Seventh November, 1795, at St. Andrew's Hall, Norwich, To Petition Parliament against Lord Grenville's and Mr. Pitt's Treason and Sedition Bills*. Norwich: John March, 1795.
- The Star*, London.
- 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Thirtie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to the Thirty-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Vol. 16-17. London: Eyre and Strahan, 1794-1798.
- The Telegraph*, London.
- The Times*, London.
- The Trial of Thomas Paine; fo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 Seditious Pamphlet Entitled the Rights of Man ... with His Defence by the Hon. Thomas Erskine*. London, 1792.
- Thelwall, John. *An Appeal to Popular Opinion, Against Kidnapping & Murder;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Atrocious Proceedings, at Yarmouth*. London: J. S. Jordan, 1796.

- Towers, Joseph. *A Letter to the Rev. Mr. John Wesley in Answer to His Late Pamphlet, Entitled, "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London: J. Towers, 1771. True Briton, London.
- Wardle, Ralph M.,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indham, William. *The Diary of the Right Hon. William Windham, 1784-1810*. Edited by H. Baring. London: Longmans, 1866.
- Wollstonecraft, Mary.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s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London: J. Johnson, 1795.
- Wollstonecraft, Mary.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二、近人論著

-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新史學》，28：2(臺北，2017)，頁 125-186。
- Beedell, A. V. "John Reeves's Prosecution for a Seditious Libel, 1795-1796: A Study in Political Cynicis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4 (December 1993): 799-824.
- Barrell, John. *The Birth of Pandora and 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 Barrell, John. *Imagining the King's Death: Figurative Treason, Fantasies of Regicide, 1793-1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rrell, John. *The Spirit of Despotism: Invasions of Privacy in the 1790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arrell, John, and Jon Mee, eds. *Trials for Treason and Sedition, 1792-1794*.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6-2007.
- Clark, J. C. D. *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Cunningham, Hugh.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1, *Histor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1989.
- Davies, Michael T. "The British Jacobins and the Unofficial Terror of Loyalism of the 1790s." In *Terror: From Tyrannicide to Terrorism*, edited by Brett Bowden and Michael T. Davie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8.
- Davies, Michael T. "The British Jacobins: Folk Devils in the Age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Moral Panics, the Media and the Law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ited by David Lemmings and Claire Walk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9.
- Davis, Michael T. "The Noise and Emotions of Political Trials in Britain During the 1790s." In *Political Trial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Britai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1793-1848*, edited by Michael T. Davis, Emma Macleod, and Gordon Pent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Dickinson, H. T.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 Dickinson, H. T.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Militant Loyalism, 1789-1815." I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edited by H. T. Dickins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 Dickinson, H. T. "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Eckhart Hellm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Dinwiddy, John. "England."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1988.
- Dozier, Robert 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 Duffy, Michael. "William Pit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oyalist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 *Historical Journal* 39:4 (December 1996): 943-962.
- Emsley, Clive. "Repression, '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0:397 (October 1985): 801-825.
- Favret, Mary A. "Coming Home: The Public Spaces of Romantic War."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3:4 (Winter 1994): 539-548.

- Goodman, Dena. "Introduction: The Public and the Natio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Fall 1995): 1-4.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1962).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Harling, Phillip. "The Law of Libel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sion, 1790-183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1 (March 2001): 107-134.
- Harris, Jose, ed.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rrison, Brian Howard. *Peaceable Kingdom: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Brit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ellmuth, Eckhart. "'The Press Ought to be open to All': From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to the Liberty of Press." In *Liberty, Property and Popular Politics: England and Scotland, 1688-1815*, edited by Gordon Pentland and Michael T. Dav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 Johnston, Kenneth R. *Unusual Suspects: Pitt's Reign of Alarm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of the 17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Lemmings, David, ed. *Crime, Courtroo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Britain, 1700-1850*. Farnham: Ashgate, 2012.
- Lobban, Michael. "Forward." In *Political Trial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1793-1848*, edited by Michael T. Davis, Emma Macleod, Gordon Pentland.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Lobban, Michael. "From Seditious Libel to Unlawful Assembly: Peterloo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Crime c1770-1820."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0:3 (Autumn 1990): 307-352.
- Macleod, Emma Vincent. "British Attitud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3 (September 2007): 689-709.
- Macleod, Emma Vincent.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State Trials of the 1790s Compared." In *Political Trial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1793-1848*, edited by Michael T. Davis, Emma Macleod, and Gordon Pentland.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Mee, Jon. "Treason, Seditious Libel, and Literatur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Meehan, Johanna ed.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Gendering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1995.
- Poole, Steve. "Pitt's Terror Reconsidered: Jacobinism and the Law in Two South-Western Counties, 1791-1803." *South History* 17 (1995): 65-87.
- Thompson, E. P.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 London: Allen Lane, 1975.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3r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 Wang, Orrin N. C. "Romanticism and its Publics: A Forum." *Studies in Romanticism* (Winter 1994): 579-588.
- Wilson, Kathleen. "Citizenship, Empire, and Modernity in the English Provinces, c. 1720-1790."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Fall 1995): 69-96.

三、網路資料

- Legislation. "Treason Act 1351."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aep/Edw3Stat5/25/2/data.pdf>. Accessed July 14, 2020.

British Debates on Liberty of Pres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sai-yeh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ublic debates among British conservatives, liberals, and radicals on press freedom and public spirit, and how public opinion responded to the political trials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glophone 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state machine operated to repress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regard the conservative shift of public opinion as the result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This article does not explain public opin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stead, it stresses the power interactions of all groups during the debates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forming public opinion were not only the radicals, but also conservative groups. From the seditious libel trial of Thomas Paine to the treason trials of 1794, no one could fully manipulate the tides of public opinion.

Most political groups agreed that press freedom was one of Britain'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recognized that their patriotic ancestors had protected their freedom and rights properly. Neither Paine's call for radical reform nor the government's oppression policy won the upper hand in public opinion. All in all, the public opinion supporting constitution and monarchy was not a propaganda machine for the government; critical public spirit remained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Keywords: liberty of the press, British constitution, Edmund Burck, Charles James Fox, Thomas Erskine, the French Revolution